

里

許叔平著

乘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許叔平

PDG

序

小說在漢時已稱極盛西京以來大儒多為此體類皆光怪陸離擇言尤雅魏晉六朝踵之作者愈繁修潔亦復可貴厥後唐代叢書大放厥詞間多巨幅放縱不羈殊具奇氣沿及宋元漸流粗率明則自鄒無譏矣至我朝山左蒲留仙先生聊齋誌異出奄有眾長萃列代之菁英一爐冶之其集小說之大成者乎而河間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屬辭比事義蘊畢宣與聊齋異曲同工是皆龍門所謂自成一言之言者也嗟呼小說雖小道豈易言哉夫編氓生長窮鄉僻壤耳不聞先聖道訓而同此秉彝同此好惡歲時伏臘報賽變弄過演忠臣孝子仁人正士無不肅然起敬津津稱嘆者過演權奸忤逆僉壬宵小無不決皆挂憤交口垂罵者甚至演生天成佛及地獄種種變相又無不羨怖交集以為福善禍淫報施不爽而互相勸戒不置者予以見人心好惡之公而秉彝之未泯也其或農功之暇二三野老晚飯杯酒暑則豆棚瓜架寒則地爐活火促膝言歡論今評古窮原竟委影響傳會邪正善惡是非曲直居然鑿鑿可據一時忽婦孺環聽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言者有裨有貶聞者忽喜忽怒事之有無姑不具論而藉此以寫勸懲誰曰不宜予一介腐儒幼習猷畝喜觀變弄又愛聽野老叢談擇其事之近是者編為里藥一書間亦雜以說鬼搜神千寶蘇髯偶爾遊戲姑

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惟筆墨麤直不足供大雅一快豈敢望鼎立於蒲紀二公間哉閱者不以語怪博聖見責幸甚幸甚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重九前五日蘭茗館主人自序

說例

一勸懲之書不啻汗牛充棟閱者嫌其老生常談往往覽不終卷輒即欠伸欲睡是書義取勸懲名之曰里蔡凡遇耳聞目見可愕可欣之事間亦登之非敢自亂其例蓋欲藉以醒閱者之目也

一餘善餘殃降善降殃皆由於善與不善載於經書者最詳此即說因果之祖也大抵世家大族其先類皆積有厚德予每有所聞即樂而吮墨登之以證因果之說不謬

一士子束髮受書非得科第不能成名而科名得失半由於祖功宗德半由於己身功過每聞科場報應亦必登之所以為有志科名者勸

一神仙有無原屬渺茫說部所載最多茲載林妃雪事謂求仙必先行善可見求仙並非難事特患人不肯多行善事耳至吳真人事吾鄉婦孺皆能言之以孝註名仙籍尤信而可徵願以告世之談道者

一鬼神之德之盛先師曾反復道之是書所載俞壽鶴事真實不虛勾賊殃民冥罰炮烙無已可見陰律嚴而且當梗化者能無寒膽也如神之最靈顯者莫如雷部是書所載較多蚩蚩之氓能不聞而恐懼乎

一說部所載狐仙類多子虛之言是書間登一二皆實有其事以其足以警世也

一說部所載閨閣兒女私情往往刻劃盡致未免有傷風化是書間登一二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至踰牆鑽穴狂蕩苟且之事概不錄焉

一說部所載淫情媒狀類多憑空結撰尤傷心術是書三十六花禪一則以係實事俾少年子弟見之庶知有以自警也

一綠林之徒法所不貸是書間登一二以其所言所行盜也而幾近於道矣封菲蕩免皆有可採閱者當亦以為然也

一吾儒出膺民社聽訟最難如遇人命所關尤當慎而益慎予每聞奇獄輒筆之另為一卷凡為民父母者其留意焉

一述而不作先師且然予每閱叢書秘冊與故老遺編可擴聞見者或為之刪繁就簡或全錄其文亦彙成一卷願公同好必標出作者姓名以不敢掠美也

一粵寇之亂十餘年來生靈塗炭極矣予流離轉徙間關數萬里每有所聞輒筆誌之書成名曰風鶴塗說意留待承平俾輜軒之採擇焉惜武林失陷時其稿散佚幸吾鄉左階訓茂才曾錄有數篇函寄歸予彙成一卷賴其嗜痂之癖助予享帚之珍俾是書如塔合共

亦左君之賜也

一憶予少不更事讀書每信口雌黃喜攻人短既粗學作文始知布局造句起伏照應經營接構甚非易易因復取前書讀之乃不敢妄置一喙事非經過不知其難大抵然也是書倉卒付梓字句間多疵類大雅君子幸賜糾正焉

一近時說部僉推聊齋誌異為巨擘其所記載類皆孤鬼可憑意造是書多係實事叙次較難憶自癸卯秋試報罷罷耗無聊聽客述伊文敏相國言戲援筆記之厥後歲有所增積久居然成帙乃迄今三十餘年所得僅此良以聞見太隘徵事甚難耳倘天假我以年尚願再撰里剝一書以續其後伏望四海同志遇有可欣可愕足資勸懲之事不吝郵寄大略俾得掇撮成篇幸甚幸甚

里樂總目

卷一

張相國祖

方老宮保

文字竹葉

一文錢

韓文懿公軼事

富翁子

吳生

姑蘇某翁

余徐二公軼事

杭城某翁

左生

雷擊二女

雷擊某氏子

葉孝廉

僵尸

何相國兄弟

傅青主徵君軼事

卷二

陳太封公

劉封公

程太封公

倪封

李封公

葉封翁

黃勤敏公

張叔未先生

姚孝廉

某公分校

鄉場顯報

吾鄉張生

張玉常觀察

余鏡湖太史

甲乙借試

林妃雪

夜話

吳真人

吳解元子

潘氏祖

卷三

扎拉芬夫婦

仙露

哀姬

風寬

趙乙

絳績生

屍變

小蛇

辣蟲變蛇

灤州儒學蛇

滎陽史仲阜言三事

樵夫某甲

平鄉縣老儒

超勇公軼事

海州四怪

鄭甲

千金亭

員先生

錢弗要

徐霞客

產怪

祝由科

褚祚典

古雛鷺

粵東某甲

卷四

姮兒

附錄宮娃歌
婦吟佳人

節

某太史鬼求代

何壽鞠

伊莘農相國言

圓光二則

楚北王某

愛兒

變驛馬

厨媪

元壇

邑人某甲

秦氏婦

某媪

吳明府

陳司馬

林遠村方伯

浙江學使署狐

卷五

摺差

歐公子

虎釣

俞壽霍

蕭狀元

甌社湖蚌珠

怒睛雞

蛇妖

周孝廉妻

產鬼畏蠟

制軍某公

蟻陣

笠侍御

李泥丸

魚城

某官妾

卷六

吳和甫侍郎軼事

年大將軍

甲與乙為善友

王素芳

素芳說夢

吾鄉某太史

指腹為婿

老圃某翁

產蛇

雷擊某總戎

崔太史

王氏子

雷擊邵伯民

大通余翁

雷擊三則

獵人某

行脚僧

當塗令

金錢李二

九山洞

少年客

劍俠

父子同日合卷

毛甲

戴明府

卷七

某公子

雄黃彈

有外山王

蔣林姑

活佛

禮部書吏

肇慶府署五異

鬼批縣尉頰

庚午神誅水怪

金毛吼

蜘蛛怪

驪鞍卿

記海鹿門少時事

紀夢 附錄重修虞姬墓碑

卷八

小衛玠

婉姑

某氏子

媚鄉

清苑縣某氏女

杜有美

守貞

褪殼龜

某令

孫明府

倪公春岩

張船山先生訊盜

張靜山觀察折獄

里藥卷一

蘭茗館主著

張相國祖

兒時在塾。家大人訓之曰。士人讀書。尤宜積德。即以吾邑而論。其先積德愈厚。其後發祥亦愈熾。因言張文端公之封翁。初夢神送一衣冠人至。謂為晉朝王處仲。是夕果生一子。封翁甚喜。稍長。器宇魁梧。性亦聰慧。十歲忽殤。封翁悲慟綦切。越數年。又夢前衣冠人至。曰。吾周覽天下。福德無如翁家。今再來不復去矣。俄頃公生。言貌舉止。與前無異。故字曰敦復。予小子識之。不敢忘爾。時童穉不敢請問翁家之先有何功德。後聞吾師張子畏觀察實言。始略知其大概。先是明季。張氏之祖有諸生某公。生二子。俱讀書立品。公老不得志。家計日窘。一日鋤圃種菜。忽見害藏白銀充斥。不下百萬。自念書生福薄。驟得鉅貲。何以堪之。遂如舊掩好。將留作善舉。及老而疾革。始告二子。命必俟荒年。掘以賑饑。爾曹務須善成吾志。倘背吾訓。妄存貪念。子孫不昌。二子泣涕受命。公卒後數年。適遇奇荒。二子遵公治命。發園覘之。信然。遂謁邑令。敬陳遺訓。願出窖救荒。令故賢者正苦賑濟無術。聞言大喜。自督役親往發之。果得藏銀百萬。盡以賑饑。所活無算。事竣將為請獎。二子堅辭不受。後某甲早行。見人肩擔

二筐內盛珊瑚青精水晶碑礪之屬。大如杏實。累累如貫珠。不知何物。試問何往。曰。送往張家去也。恭逢國初定鼎。文端文和兩公。父子相繼拜大學士。一時兄弟子姪。由私第而躋顯秩者。指不勝屈。始知所見珊瑚等物。為各色頂戴也。

里染子曰。聞諸故老言。此次賑饑。皆吾邑教官毘陵趙廣文督其事。絲毫不入私囊。饑民皆沾實惠。彼某甲早行。見人擔二筐。送往張家內。另着一小筐。亦盛如杏實各物。問此為何。曰。此送趙校官也者。未幾。其後嗣熊詔果大魁天下。子孫後亦多顯官云。

方老宮保

家大人又言。吾鄉方恪敏公。生性孝友。封翁以事戍邊。卒於戍所。恪敏年甫踰弱冠。聞耗。跣足徒行數萬里。至塞外。負父骸骨歸。後以布衣獲馬周之遇。官至直隸總督。其子勤襄公。葆嚴宮保。猶子來青宮保。先後相繼。均官總督。時人榮之。以為恪敏平日存心孝友之報。里染子曰。易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積愈厚。則其慶亦愈大。且久。吾邑鉅家顯族甚多。然未有如張方兩姓之赫赫者。觀張氏之祖。所積之善。宜其科甲。至今不絕。且自文端公而後。一脉相傳。六代翰林。潘文恭公筆記載之。謂古今所罕有。至方氏之家。自明初以及今世。顯秩相承。間出文人理學。其先非有盛德。曷克臻此。即恪敏公孝友一節。已可畧見大概矣。

文字竹葉

廣東某寺。一老衲。貧苦清修。持戒甚嚴。嘗暑月有遊方道士。日暮來求寄宿。僧曰。無論荒利。湫隘不足辱鶴。駟即仙師不棄。而此地惡蚊甚多。最人最毒。往往有受創潰腐。而不能瘥者。貧僧僅一敝布幃。別無以應客。可若何。道士曰。倘師慈悲。肯假一袈裟。地暫容棲止。得避虎狼。幸矣。他非所慮。僧以其言懇切。遂願讓已榻款客。道士謝曰。蒙師見留。受惠已多。何忍迫師露宿。致飽蚊吻。僧曰。師行路甚憊。非幃不得安寢。不必過讓。彼此推避久之。道士乃宿。僧榻。僧竟夕亦幸不為蚊所厄。心竊訝之。詰旦道士起謝曰。昨蒙假榻。感不敢忘。然師夜間得毋受創不。僧曰。幸託仙庇。夜間竟無一蚊。不知何故。道士笑曰。緣感慈悲。畧用小術。將蚊盡驅於後園竹葉上矣。師須切記。凡蚊所棲之葉。已化文字。皆可避蚊。慎勿輕視。僧異而趨驗。果見園竹數百竿。葉上各栖一蚊。俱化文字。大喜出謝。道士不知何往。蓋仙人也。從此遂無蚊患。後遠近好事者。聞竹葉能避蚊。爭購求之。每葉錢數十文。不逾年。園竹為空。僧由是致富。爰大庀材。敝修蘭若。居然金碧莊嚴矣。吁。向非老僧一念慈悲。安能幸締仙緣。為我佛之光哉。

里蔡子曰。常州湯貞隱公。雨生先生。貽汾官粵時。聞有此葉。特造其寺。求之不得。心殊悵悵。

歸途暫憩村塾。與塾師言及師云。向與僧善。曾得數十片。為人攫奪殆盡。今存無幾。請分餽二葉。公喜。如獲異寶。一贈友人。一用頗黎二片。將葉夾其中。四圍鑲以紫檀。葉上文字。固係篆體。亦于葉旁署款。篆書甲申春日雨生六字。配之以篆體。兩面一致。俾把玩者。泯其反正之迹。公心靈巧。凡日用什物。無不精妙。即此可見。嘗觴予於獅子窟別業。出以見示。並述其緣起如此。

一文錢

一文錢者。姑蘇布店也。初徽商甲乙二人合夥。挾重貲至蘇貿易。各昵一姬。不吝揮霍。兩姬固奇女子。嘗半夜無人時。謂二人曰。從古勾欄中。鴉娼無好相識。有錢則奉為上賓。無錢即標諸門外。比比皆然。日來窺二君囊金漸次蕭索。君等挾重貲背鄉里為權子母。今為妾等耗費殆盡。脫不早為計。其何面目歸見家人。願熟思之。甲乙亦以為然。以戀戀不忍割愛。苟且安之。鴉娼每有所求。必百方謀畫。以厭其欲。無何典質既罄。遽為鴉娼齒冷。將下逐客之令。兩姬曰。何如君等不聽妾言。早知有今日矣。妾等不幸。身墮下流。實非所願。蒙君等割臂要盟。刻銘心髓。觀二君意氣。不過暫時落莫。必不久困。不如暫歌別鶴。努力以圖恢復。妾等當誓死待踐。昔約報君有日矣。各餽白金五十兩。趣令早去。甲乙無可如何。不得已受金揮

淚而別。時歲將暮。二人姑就酒壚對酌禦寒。並市飴餠寒具等物充饑。心緒煩冤。飲罷忘攜。餽金歸寓始覺。急覓不得。逆旅主人促索稅貨。勉強典衣以應。行李一空。二人計窮。日則行乞。夜則寄宿古刹。取過兩姬之門。避道而行。會除日薄暮。二人拾得枯枝。就地燃火。相對歡戲。甲於腰囊摸得一錢。擲地歎曰。重貲散盡。留此一錢何益。不如拋去。乙忽心動。急拾取曰。此碩果也。天幸留此一脈生機。安知非剝極而復之兆。遽攜錢出曰。君姑待之。我自有計。甲莫喻其意。少頃乙歸。手攜竹片草莖敗紙雞鴨毛等物。甲問何為。乙笑出麵粉。索水調漿。就地火光中。將草纏竹片上。蒙以敗紙。又偏黏雞鴨毛。畀甲視之。宛然各種禽鳥。甲曰。君處此愁城。尚何作此兒戲。乙但笑而不言。竟夕約成二三百具。平明以半付甲。邀同至元妙觀。自有料理。甲姑與俱往。觀為姑蘇遊觀之藪。春日尤盛。比至觀。士女雲集。婦女見甲乙所攜禽鳥。以為酷肖。爭來購買。頃刻俱盡。每具十數錢。共計五十有奇。甲至是始歎乙心思靈巧。樂不可支。因問一錢何用。曰。竹片草莖敗紙雞鴨毛等物。皆係拾諸市上。以一錢市麵粉。豈不愜數所用耶。相與大笑。自是購添彩色紙張雜雞鴨毛。以肖人物花草等狀。兩人夜間分製。日。至觀求售。自春徂夏。纔百日。計斂錢三千餘緡矣。因變計居積貨物。往死不利。不兩年。積貲數萬。遂于閭門開設布店。大書一文錢三字榜于門。誌不忘所自也。乃各具千金。為兩姬脫

籍。姬各出私蓄。相助經營。不數年財雄一方。爰遣人至徽迎。取眷屬。兩家相約。世為婚姻。迄今二百有餘歲矣。閨門外泰伯廟前。一文錢三金字。大如烤堞。猶煌煌照人目云。

韓文懿公軼事

韓文懿公。姿貌寢陋。而鬣叢如蠟。年逾四十。甫領鄉薦。計偕北上。膏秣無貲。襆被徒行。嘗日暮失路。寄宿人簷下。少間。一叟籠燭至。見問誰何。公具告邦族。叟瞿然曰。是慕蘆先生也耶。老朽向讀大文。嚮慕已久。今不知惠臨。褻慢勿罪。公嫌詞致謝。叟叩門。肅客入。為具酒食。款洽甚恭。就廳西偏設榻。請公安寢。叟入公甫就寢。廳上故供祖先木主。殘燈尚明。時正月中旬。燈節初過。月明如晝。忽聞窻窸作聲。一女從門隙入。靚粧高髻。徑至祖先案前。伏地跽拜。已出一物。置香爐下。冉冉由門隙入內。公知有異。悄起于爐下。摸得一物。就燈下諦視。形類篋絲。上纏紅線。一縷腥臭刺鼻。乃攜壓枕下。倚枕假寐。以覘之。無何。又聞窻窸聲。前女從門隙出。後隨一女。相將至祖先前。伏地交拜。前女起。索爐下物。不得。意甚惶急。後女立待良久。復由門隙入內。女便至榻前。問曰。頃爐下一物。公見之否。公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需此何為者。女曰。實告公。妾非人。乃縊鬼也。合于今夕。得替投生。非此物無以為信。乞公憐而賜還為幸。公拈髯冷笑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圖己之生。我實不願遂汝之生。而不謀人之死。物

固在此。吾決不汝還矣。女再三哀之。公瞪目拈髯。冷笑不答。女慘然變色曰。公不畏鬼耶。如再不擲還。妾將現變相矣。公笑曰。汝縱現變相。是汝本來面目。吾何畏哉。女聽魏有聲。長袖一拂。蓬髮垢面。帚眉突睛。舌出唇外。長尺有咫。怒目相向。意殊痛惡。公笑曰。汝技止此乎。汝試亦觀我變相何如。相傳公固奎星化身。時宿醒未解。酒氣尚醺。急起赤足。索得隻履。變躍而前。鬚髯怒張。盛氣向女面一噓。其狀儼然如世俗所繪奎星也者。女不禁悲嘯撲地。幻為雲煙。頃刻漸滅。竟不能復聚形矣。公乃叩內室門。叟出備告所以。先是叟有子出外。婦不得於姑。日間適以小事勃谿。叟聞公言。知有變急。入告媪。相與破婦房門。果見婦懸梁。上氣尚未絕。解蠟以水灌之。頓蘇。公諭叟與媪好善視其婦。一家感泣。從此稱慈姑孝婦焉。天明公出爐下物火之。並將灰投園中。以絕其患。是科公登會狀。官至大宗伯。

里蔡子曰。相傳吳門有星者。決人吉凶。百不爽一。許繆殿撰形登會狀果驗。一時神之。文懿公往求推算。則曰。子一第已屬幸事。尚望捷南宮乎。死期且至矣。奈何。公聞而怏怏。無意北上。友人力破其惑。又薄助其貲。甫克罷勉就道。竟繼繆公而登會狀。星者聞之。惶愧遁匿。又聊齋誌異載元少先生曾設鬼帳一事。因思古之不得志於時者。或為路鬼揶揄。或受小人奚落。正復不少。若公既見重于冥王。又能氣懾惡魄。可見公平日為人。為天人之所欽矚。較之

尋常與鬼物為伍者不同。彼星者，本小人之尤，以公貌陋家寒，預挾一窮儒，不能發迹之見，不待推算，遽加菲薄，是炎涼之心中之非其術數之或驗或不驗也。其智識不出鬼物下哉。意

富翁子

富翁某，羣雌粥粥，中年舉一雄，喜甚。兒甫周晬，忽終日啼哭，滴乳不食。舉家憂皇，急延多醫商治。並云：但求兒愈，不吝厚酬。羣醫善商立方，藥不下咽，束手無策。次第散去。中有某醫者，素專治小兒，其術甚精。再四諦視指紋，知兒固無病，竊希厚酬，獨留不去。而展轉思維，卒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偶遊後園，見乳姆于荷池，為兒洗濯衣袴，蓬頭悲泣，問其何泣之哀。答曰：妾一家老幼，不下十口，皆賴妾在此乳兒，得不凍餒，今兒疾不治，一家斷難存活。那得不哭。醫聞是乳姆，其心忽動，乃曰：我醫也，再四諦視指紋，兒實無病，但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汝若知之，可悉告吾，我當設法治之。若是則汝家溫飽，我亦得厚酬矣。未審汝知之否。乳姆聞之，皇遽投地稽顙，有聲，悄謂之曰：先生必祕勿告翁。妾乃敢言。醫曰：諾。乃曰：前日抱兒戲池畔，兒掬石上生螺，納諸口中。妾急以指掬之，已齧喉際。從此啼哭滴乳不食。此致病之由。唯妾一人知之。先生慎勿多言。未審果能治之否。醫撫掌笑曰：得之矣。以好言慰乳姆，並誓不泄言。乳姆叩謝而去。醫特見翁，笑賀曰：連日為郎君故，幾忘寢食。頃思得一良法，疾可立

效。但不知郎君愈後。所謂厚酬者幾許耳。翁喜。拈髯笑曰。小兒果愈。請以五百金為先生壽。可乎。醫笑曰。請益之。曰。倍之何如。醫點首曰。可矣。迺囑翁速購肥鴨百頭。繩繫其足。而倒懸之。以益承鴨嘴。所流漫沫若干。用銚頻澆注兒口中。不炊許時。兒啼哭頓止。且以手索乳哺矣。翁顧而狂喜。以千金酬其醫。

里蔡子曰。昔揚州嵯商某。中指頂螺紋中。忽生一紅毛根。圍紅盤大于豆。毛銳如針。觸之痛徹心髓。醫治罔效。且稽古方無是症。羣醫無可如何。相率辭去。吾邑嚴聲基名醫也。適遊廣陵。商耳其名。禮延於治。嚴稽羣醫所立方。或敗毒。或瀉火。俱無少效。默思中指屬心。毛乃血之餘。其色赤屬火。必心火與腎水不能既濟。若火動而血無所統。致釀此患。治當滋腎以金匱腎氣老法加減。三日而毛色頓黑。痛頓減。又三日而色黃。痛漸止。再三日而色黃轉白。越日毛隨盤結。痂俱落。疾良瘳。所謂醫者意也。彼小兒體螺。以鴨見螺必囓。所取其澆。以淪之。故立愈。証以嚴醫之法。益知醫以意為之。較執古方。不更可操勝券乎。

吳生

唐盧龍節度使李公。精星學推算。窮通壽夭百不爽。一有愛女。美且慧。公推算當封夫人。非公侯之命。不許占鳳。故及笄猶未字也。有吳生者。固世家子。素游惰。而性儇巧。涎欲繫援。又

不敢遽通媒妁。密以百錢賄日者。為捏造一極貴之格。書于紅牋。乘公出行。故犯鹵簿。公怒。叱虞侯拘至。與前厲士問故。生叩頭曰。小人以貧困不能自存。特占休咎於日者。謂貴不可言。自念一寒至此。何由發迹。緣頓觀所評命紙。沈吟猶豫。不虞節賊忽臨。致誤冒犯罪萬死。公索評牋推之。命良然。顏色頓霽。詳詰世族。大喜。命載之後車。歸為薰沐更衣。問娶妻否。對曰。以貧故尚未婚配。公益喜。遂筮吉以愛女妻之。一介措大。一旦坐享富麗。頓增驕蹇。左右之人。妒而且恨。交譖於公。久之。公亦察其無他能。陰悔而厭薄之。欲殺之。苦無其法。會吐蕃大入寇。朝廷憂之。詔各路節度使舉將才。公遂抗疏。特薦婿吳失。固世家子。素習武略。可勝將帥之任。疏上。召生告之。生知將借刀殺己。然不敢辭。且佯喜再拜。深謝汲引。及俞旨下。生拜辭。公內與妻訣。女固賢淑。以父將不利子婿。心殊不慊。乃勉生曰。男兒志在四方。死生有命。此行安知非福。努力為之。不立功歸。無相見也。君其懋哉。生曰諾。既至戍所。諭部曲將升詰旦登場閱武。有不至者殺無赦。至期一一閱畢。各厚犒之。且笑謂諸將弁曰。爾曹各有所長。果同心戮力。盡爾番虜。何難殄滅。幕府少不更事。頗好馳馬試劍。敢獻薄技。以助諸君一笑。僉曰。唯唯。願幸寓目。少選數健兒。共昇一大刀。至。約重千鈞。生乃着戎服。跨駿馬。持所昇大刀。下。抑上揚。左盪右決。輕如揮扇。易若折枝。舞畢下馬。毫不竭力。合營羅拜。歡聲雷動。賀

曰公神威真天人。也。生命以刀懸諸營門。擇日捷伐。初生閱武時。吐蕃潛遣謀者偵之。見生舞刀大驚。舌擣幾不能下。深夜悄就營門舉之。直如虻蟻撼樹。牢不能動。謀報吐蕃。聞之相顧失色。君臣籌議。以為不早自量力。強與交綏。是螳臂當車。徒自取死。急上表謝罪。願歲歲朝貢。永誓不反。捷聞朝廷嘉悅。以李公所薦得人。晉左僕射。封代國公。以生征虜有功。授嶺南節度使。封萬戶侯。妻封涼國夫人。至是生得官歸。遂為翁婿。夫婦如初。後女問生始知前所舞大刀。以木片飾錫箔為之。又預如式鑄千鈞鐵刀。使懸營門。故令其謀者偵報。以懾其心。而投誠輸款也。

里樂子曰。或謂吳生一生工於用詐。始也以詐得婦。卒也以詐得功。亦何狡獪乃爾也。予謂必其命應如此。故天牖其衷。福至心靈。向使吐蕃之役。應變無謀。則翁將借刀以殺其婿。夫且不能終有其妻。匪寇婚媾。能不為生危乎。方入贅時。公雖信命。竟不免為人言所搖。賴女也能賢安命不惑。安知非福一言幸中。果爾塞上捷聞。朝中命下。翁既傲寵。妻亦分榮。自是生得官歸。遂為翁婿。夫婦如初。是蓋有幸詞焉。予舊過盧生祠。見題壁詩甚夥。類皆豔羨。盧生得遇呂仙。作此一場好夢。予謂盧生若無封侯骨。何能入夢。因口占三絕。以調侃之。有云。盧生自有封侯骨。纔得邯鄲夢一場。即此意也。武侯嘗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即命也。否。

則命之不獲。而妄布非分。天下之百般奸巧。百般窮者。豈少也哉。況就用兵而論。所謂兵不厭詐。此事即採入智囊。亦奚不可。

姑蘇某翁

姑蘇某翁。赴飲夜歸。見鄰人某甲。河畔磨刀。訖問何為不答。再三研詰。始勃然謂婦與某生有私。適賊生來。將掩執而併殺之。以洗門戶之羞。翁把玩其刀曰。此固當殺。奈刀不利。何。我有寶刀如新。發于硯。請暫相假。何如。甲謝曰甚善。翁笑問汝曾殺人也。未曰承平世界。焉敢妄殺人。曰然則汝初次殺人。亦須薄飲壯膽。乃邀甲至家。出酒一瓶。佐以菹豆。屬其自酌。無躁。爰託如廁。悄悄往呼婦告之。故婦與生惶愧叩謝。翁急麾生曰。去。去。毋緩。生倉皇遁。翁又囑婦。扃戶歸視。甲酒甫罄。問尚需酒乎。曰足矣。遂假刀別翁。急歸破扉而入。索生不得。意翁漏泄。恨甚。返叩翁。翁笑曰。良然。汝且稍安。試聽老夫一言。寡人子娶婦不易。因泄一朝。忽殺之。固差快意。但殺之必須鳴官。鳴官即不免答責。且須薄費。為汝計。亦甚不利。今為汝畫一萬全策。婦既不貞。不如鬻去。藉得其貲。亦可再娶。不較為盡善乎。汝其思之。甲沈思久之。曰翁計甚善。倘其父兄不肯。奈何。翁謂但坐以私生一事。即指老夫為左証。計無不諧。甲如言往懇婦之父兄。果取其不貞。聽甲處分。遂將婦鬻去。越數年。翁以歲饑家落。丐食如秦嶺。宿寺。

中一日見羣婢擁一麗人珠冠繡幃入寺禮佛健僕三五輩皆華服着吉莫辨伺立門外屏息耳語意是命婦少選禮佛畢麗人升輿瞥見翁命從者詣翁備問邦族遽令攜歸翁見其閱閱閑閑粉黛焜耀其良人出年可三十許容止甚都麗人謂翁是表叔行良人慰問殷情翁諦視麗人非他即某甲之鬻婦也以其良人在側彼此約略寒暄兩心嘿喻不敢細說良人命左右為翁具湯沐更衣進饌栖以精舍漏二下兩婦秉華燭導婦至翁寢所檢衽叩地翁急掖起婦喟然嘆曰妾曩以一時之誤微翁白骨已朽妾之身翁之賜也再生之恩久恨未報今幸相遇謹先具黃金二百兩為翁壽乃命婢列金几上謂不腆微物出自私忱聊酬萬一翁請安心寬住他日元旻良人自別有醜贖也翁喜出非望凡婦所言竟不知所答唯唯而已先是其良人以無子命紀綱吳下買妾適得婦歸連舉雙雛良人大喜使乳母字之前歲嫡死婦已正位速好甚敦良人富固敢國以妻黨故遇翁甚厚翁居此半載左右給役皆二八俊童飲食起居靡不稱心心自不安屢欲辭歸夫婦以翁年老不敢久留為具四時衣服裘葛單衿悉備其良人又贖以三千金命僕馬送歸行色甚壯抵家後知子為人傭工招歸出貲命其貿易不數年居然鉅富往來江湖稱為大賈後子至楚北以人命株連連繫苦不能脫會堂上官慮囚閱爰書見其子姓氏籍貫問翁是否同族答謂是罪人之父官色頓霽不

日出于于獄且謂之曰。汝可速歸。寄語而翁。某生問訊矣。其子再拜而出。心甚德之。而莫知其繇。又念父固鄉民。平日未嘗與顯者交。何得官言及此。而翁聞子繫獄深以為憂。忽見子歸。悲喜交集。子乃述官問訊之言。翁瞿然驚曰。是矣。是即與某婦有私之某生也。今貴也耶。遂為其子具告往事。父子交慶。設兩人木主私祝之。

里藥子曰。本夫誅姦。世間儘有使樸誠畏禍者聞之。恐波及其身。則必掩耳疾走矣。使忠厚不忍者聞之。或諫勸止阻。而不善立言。當其人盛怒之下。必致反唇相稽。不惟不能阻止。且可增其忿熾矣。抑使浮躁好事者聞之。則必幸災樂禍。從旁哂笑。攬撥慝惠之不服矣。雖本夫誅姦。律所不禁。而見死不救。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心。我不預聞。于我無尤也。我聞之。固不必諫勸阻止。以逆彼之聽。又何必攬撥慝惠。以助彼之虐乎。某翁洞悉人情。窺某甲怒氣方張。願假刀以利其用。又勸飲酒以壯其膽。語語中肯。甲焉得不墮其術中。而于是託如廁。悄悄往告婦。寓諫勸阻止于攬撥慝惠之中。斟酌可謂盡善矣。及甲恨而返叩。即直承不諱。並為剖陳利害。策畫萬全。甲婦與某生之命。固賴翁而生。即甲他日苟得再娶。而幸延一線之嗣者。亦出翁之賜也。大抵遇此等事。諫勸止阻者少。攬撥慝惠者多。有損于人。而無益于己。不知是何居心也。問有能不動聲色。排難解紛。如翁之熱腸為人。從容周密者乎。予嘗謂

人心即天心也。順天者昌。觀翁後日父子兩受其報。天心不大可見哉。

余徐二公軼事

徽州黟縣余公夢岩名毓祥。微時投徒館。穀甚菲。歲除無貲祀先夫。婦枵腹愁對太息。公身僅着一敝緼袍。一舊羊皮短褌。雞鳴而起。擬趁早墟。貫短褌可得三千錢。市牲酒新米之屬。聊以卒歲。獨行五里許。路經一嶺。隱約見樹林中有人影。叱之不得。固疑是鬼。迫而視之。則一男子投繯樹枝也。大駭。急解繯。放卧地上。移時頓蘇。詰其自縊之由。其人忸怩泣對。曰。小人負佃租若干。主人迫索。尚不急償。便攬取妻相抵。妻去。兒在襁褓。失乳必死。小人既不忍。妻之生離。又不忍兒之短折。左右思維。不如先填溝壑。為得也。問租值。須錢幾何。曰。三千足矣。公乃以短褌付之。曰。速將去。貫錢償主人。慎勿出此下策。其人崩角在地。叩問姓名。公麾令速去。勿多言。吾不責爾償。問姓名何為者。其人叩頭起。攜短褌而去。公曰。晡歸家。夫人問衣已貫乎。曰。否。否。吾不自慎。為人竊去矣。夫人亦無怨詞。反以笑言相慰。時夫婦年俱逾五十。尚無子。未幾。夫人竟有娠。生辛伯。司馬兆元。是年為嘉慶丙子科。公領鄉薦。丁丑聯捷成進士。觀政禮部。擢郎中。在官有政聲。生平不苟取。予不輕然諾。鄉人以賢者稱之。後投繯。男子質易小阜。欲報曩德。苦不知姓名。偏訪鄉黨。羣懸揣非公。不能姑備儀。詣謝。公峻拒之。曰。

若誤矣。我無是也。公年登大耋。告歸林下。易簀時。辛伯叩問是事。曰。此盛德事。吾何能為。大抵鄉人以吾平日迂方。或擬議及之耳。予與辛伯交最昵。問之果然。嗟乎。觀余公已事。歎造物試驗賢者可謂至巧至酷。彼索逋者。必須錢三千。若暗中計短榆之值。恰以相抵。少一錢不可。多一錢亦不可。在凡人處。此豈能一錢不留。竟如公慨然持贈。空拳而歸。直行所無事乎。而夫人聞之。絕無怨言。反以笑語相慰。亦可以謂難矣。世謂行陰德事。不使人知。余公有焉。後吾友漢軍徐公可司馬同善。言其尊人鐵孫觀察為孝廉時。歲暮存館金三十兩歸家。途中值索逋妻事。價恰符館金之數。亦慨以相贈。徐公平生樂善不倦。筆難盡述。以此與余公相似。故連類及之。而不特書也。徐公諱榮。丙申進士。由縣令起家。游晉福建汀漳龍道。抑予聞之。我朝黜縣進士。自余公始。廣東駐防漢軍舉人。自嘉慶丙子科。徐公始。余公五十後始得子。且多孫焉。考終祀鄉賢名宦等祠。徐公居官善政。不可枚舉。其最著者。守紹興時。創修壩堤。活數十百萬生靈。萬世利賴。公嘗曰。吾所在有功德於民。子孫必昌。信然。公督兵新安。殉難黜縣之漁亭。賜卹甚厚。凡建專祠。私祝者數十處。今長子伯安慮善權浙江金華府知府。次公可同善。即選通判。並加同知銜。次春漪傳善。現官四川會理州知州。孫十人。皆能以詩書世其家。

里樂子曰。予嘗謂天下至善之事。非有厚德厚福者不能遇。二公福德過人。故所遭若合符節。當其初時。造物之所以試驗之者。不可謂非至巧至酷。而其所以報之者。不可謂不厚。若我輩庸碌無奇。造物不甚留意。遂亦不必試驗。予自知德涼福薄。斷不能幾及二公之萬一。然不敢不勉也。

杭城某翁

杭城某翁。富埒王侯。而艱於子。姬妾甚衆。卒無蘭兆。翁年已邁。曰。父自念無嗣。何需多金。遂矢行善事。且不求人知。踰年某姬果舉一雄。方頤豐下。質者羣稱英物。翁心頗慰。兒七歲就傅。徇齊。殊衆一家珍愛之。無何。兒環唇生七疔。痛徹心髓。症甚危殆。凡精岐黃者。皆羅致家中。翁暑券患愈。酬白金三千鎰。諸醫涎其賞。商榷立方。卒無效創。且日甚。水漿不入。醫謂唇疔最毒難治。此多至七枚。徧稽古書。皆無此症。羣謝無能。相率辭去。翁愁思無策。惟率諸姬環榻相向而泣。兒僅存息一絲。坐待其斃而已。忽有媪丐於門。眈求無厭。聞者以少主垂危。譙呵之。翁聞出責。閤者如言。給媪媪合手稱謝。見翁淚承睫。詰知兒疾。曰。老婦有幼兒亦患此。曾遇異人。謂名七星攢月危症也。惟十二歲內小兒所下。虺蟲百條。搗餅疊敷之。可治。試之良瘥。後以方傳人。皆效。今公子得遇老婦。合是有緣。敢為翁賀。翁喜如媪言。懸格徵求。凡

有小兒者。咸以藥下。虺蟲爭獻求賞。數之果愈。先是翁聞媪言。入諭於衆。比出。延媪不知所往。而所給之物固在。或謂翁素虔奉天竺觀音。此蓋菩薩化身。以旌善人云。兒弱冠成進士。事親不仕。生子五。皆讀書成名。至今科第不絕。尚稱素封焉。

里察子曰。翁年已邁。曰父。忽自念無嗣。何需多金。是天牖其衷也。其夫行善事。難其不求人知。尤難。蓋初存心固施。不望報。而天必報之。彼蒼蒼者。何嘗絲毫負人哉。觀此。歎為富不仁。是陽貨之說耳。而天下之為富翁者。聞此翁之風。亦可以興矣。

左生

邑諸生左秦。年少才貌雙俊。而苦無行。隲翁某。走無常性。方正喜規人過。嘗謂生曰。昨至陰司。竊覘吾邑士人祿籍。君貴居極品。壽享期。子孫昌盛。以曾挑某寡婦。致失節。又與某處女有私。干怒冥王。已錮祿秩二級。減壽二紀矣。君宜自愛。後福尚未可量也。生聞而駭懼。跡為少斂。未幾。故態復萌。蕩檢益甚。翁見之。愠曰。前老夫為郎君言。將以為妾耶。昨又見君籍。不但淫惡甚多。且又唆某甲健訟。某翁傾家兼斃多命。冥王大怒。錮君五級。壽僅花甲矣。不速悔而痛改之。不可挽也。無何。又遇翁於途。責之曰。君不聽吾言。冥王以積惡多端。罰僅以布衣終。子孫亦不能顯達。是真不可以救藥矣。生俱漫應之。既而又遇翁。直唾生面曰。孺子真

不可教。今死期至矣。可若何。生始大恐。跪叩其繇。翁曰。昨見冥王稽君籍。令鬼吏權衡功過。吏檢君惡籍。每惡以寸紙書之。紙片疊疊。堆積如山。冥王立叱勾攝君魂。削君壽祿。且斬嗣續。吏稱左某尚有善籍可抵。王頷之。命稽君籍。須臾呈寸紙。大聲唱曰。左某生平奉事繼母至孝。僅此一善。王令試權其輕重。見吏持一天平。至將惡籍紙片數百張。堆置於左。復置善籍寸紙於右。權之輕重相埒。王色頓霽曰。孝之為德。如此其盛乎。旋命吏但削君祿壽於某年月日時。勾攝結案。姑念事繼母孝。留一子。以延宗祧。生聞報汗如雨。自言願痛自改過。尚可挽回否。翁曰。悔已晚矣。掉頭不顧而去。後生果如期而卒。三子僅存一焉。

里藥子曰。左生幸遇隣翁。屢進藥石。以攻其疾。誠為難得。乃始聞駭懼。繼則故態復萌。且加甚焉。一誤再誤。六州鐵直不能鑄此大措。天罰所及。孽由自作。夫復何怨。而一念之孝。權其輕重。善惡兩平。卒賴此以延一線。可見天道賞罰之公也。信乎。冥王之言曰。孝之為德。如此其盛乎。

雷擊二女

江蘇葛菊人言太湖西洞庭山有村。曰後堡。人烟輻輳。多以織綿綢為業。綿綢以繭綢為之。謂繭面第一層。茸絲其薄如網也。先是有湖州某叟。每年蠶熟。輒舟載繭綢至。後堡販賣。村

有某媪其子外出傭工家惟孫女十二歲外孫女十四歲相依過活道光十三年六月某叟來販繭網擔貨到村子十三歲留以守舟二女恒至舟與叟子戲日久益密無猜後叟售貨既罄將歸以風逆不能解纜斂番佛十二元納橐中置舟中攜棟橈殘網到村貶價賣訖旋舟索索不得怒詰其子鞭之幾死岸人僉謂暖頰咎叟疎虞不能專責乃子叟無詞含淚刺舟怏怏而去是月二十四日某媪將午炊以石敲火不得出門乞火忽烈風暴雨雷電大作村民某甲見媪宅火起趨報媪媪罵曰促狹兒無妄兒人我敲火不得始求出家中那得火發甲曰此何等事敢作誑語謂予不信可自覘之媪急冒雨趨歸家果見大焚屋內哭央村衆撲滅火頓息雷雨亦止入視二子手扶甕罈踣死院中兩太陽穴各洞如鍼孔血水泔泔然流出面不改色衆甚訝之罈故盛爆豆試共發之則豆下叟之橐貨存焉村民多與叟善急遣人馳送湖州至則叟與妻已於昨夜投環死矣蓋叟歸途復痛責其子逼迫投河到家妻詢得其故既痛子死又以失貨無以為生夫妻交謫半夜俱自經云村人回始知雷擊二女為有由也吁可畏哉

里蔡子曰或謂二女憨穉無知戲攘橐貨初未嘗出於有心天之所罰無乃太刻乎予謂不然大抵上天好生於人命尤極矜惜無論二女有心無心而某叟一門由失貨絕滅淨盡則

慘其慘於此矣。似此惡作劇。天怒已極。雖在童穉。顧可恕哉。

雷擊某氏子

晚城懷甯某媪。孀居一子。年弱冠。貌甚樸愿。為某官僕從服役。勤慎能得主人意。同治七年三月十八日。夜漏二下。其子啟戶為主人滌茗。忽暴雨一聲擊死。僵踞戶外。媪聞之來撫屍哭。曰。吾兒素樸愿。天乎寬哉。何罪而遭此慘也。雷又震震有聲。僉戒媪勿妄言。于神怒雷乃止。後有人言其子曾盜販陶器錢。某甲五百文。甲夫婦詬怒。無以營生。俱投繯死。事已隔一年。雷始擊之。尚是恕也。吁。以五百錢斃二命。天怒之烈不亦宜乎。

里藥子曰。此子盜某甲錢。豈其母不知也耶。觀母之呼天鳴冤。且言無罪。是其平日貌為樸愿。不唯欺人。且直欺其母矣。而以五百錢死二命。致干天罰。諺謂雷貫打老實人。信然。

葉孝廉

陳西堂言。其中表清苑葉孝廉某家居。忽有人持書至。函簽寫葉某。開拆姓名。與已相符。發函視之。蓋母與子家報也。略云。聞汝登賢書甚喜。但數年未接汝隻字。心甚懸念。我日形衰老。盼汝甚切。汝婦賢孝。經營救水。心勞力竭。目下益難支持。若不將汝婦改醮。勢必俱死。然汝婦不忍去。我亦不忍捨也。茲有便特寄汝知。有信即給原人帶回。盼切盼切。汝婦去留亦

候汝信定奪也。云云。孝廉得信。心知誤投。以書詞迫切。不從權調濟。恐他日其子歸。不免破鏡之悲。遂備白金二十兩。竝具復函。給來人帶回。略云。自違膝下。無日不思。白雲在天。瞻望泣血。頃奉母諭。欣悉起居康健。下懷頓慰。兒幸叨一第。急欲回家。因事糾纏。倖難過。檢茲備白金二十兩。託原人帶回。付兒。婦暫供甘旨。目下窘況。不言可喻。兒婦賢孝。素所深信。姑且耐貧。兒歸自有料理。團聚不遠。決不再事稽遲。致勞倚閭盼望也。其母得回書。以為果已也。子者。乃以二十金作資斧。携婦到清苑。徑投某宅。相視愕然。孝廉具陳崖末爰另屋居之。並給日用。屬姑婦安居。勿事憂慮。當留心為訪其子音耗。後其子果領順天鄉薦。回家訪母。與妻不得跡。至清苑。母子夫婦相見。悲喜交集。母為道孝廉高義。其子感泣。與孝廉約為昆弟。從此休戚相關。有逾骨肉。孝廉子若孫。今已相繼舉于鄉矣。謂非好善之報哉。

里藥子曰。人心即天心也。初誤以姓名之同。鬼神使之。徑投其書。情詞迫切。慘不忍聞。天意以為。安得閱書者。善為行權巧事。幹旋。使不使鸞鳳分飛乎。乃孝廉果能暗合天意。函金婉答。措詞不即不離。極為得體。他日其人果領鄉薦歸來。母妻團聚。詢知孝廉高義。不惟其人感泣。即百世後耳其事者。亦無不為之同聲感泣也。天道報施善人。子孫世濟其美。不啻可券矣。

僵尸

家大人嘗訓之曰。爾曹客遊日多。如遇生地。必使僮僕同室宿。且切不可滅燈。以防不測。因言壯年。客姑孰寓某庵中。時方初秋。天氣嫩涼。夜就枕反側。不能成寐。目微啟。見案上秋燈光暗如螢。距榻尺有咫。一物從地出。半身長尺許。黃毛毳毳。狀類獼猴。掉頭望榻上。氣咻咻然。目碧色。炯如貓睛。其半身尚在地下。聞人轉側聲。歛遁不見。大駭。以為目昏瞽所見。不確。起挑燈再就枕。心煩躁復不能寐。始啟目覘之。燈復暗。前物復自地出。聞人聲依舊遁去。如是者三。燈光益暗。前物出地益高。遂不敢復就枕。呼僕叩僧門。告以所見。僧乃點首笑曰。良有之。老衲以君文星。當無患不虞。其亦敢乃爾也。爰為移榻別室。方得安寢。越數歲聞姑孰人言。前室地下。故叔枯棺。年久成僵尸。今已掘去矣。然當日幸未睡熟。且未滅燈。故不致罹意外患也。

何相國兄弟

吾家有石屋寺。在青山之陽。相傳吾鄉何文端相國如竈。與兄方伯如申。微時讀書其中。窮困幾無以自存。會除夕。聞家家祀祖爆竹聲。兄弟以難備牲酒。竟不能歸家度歲。相對愁歎。忽聞聲震如雷。急同出視之。則青山中裂金光璀璨。就視皆白銀。紫纒充其中。方伯大喜。

以為天憐其窮。將謀運歸。相國急止之。曰不可。君子當固窮。無得此橫財不祥。且安知非天之所以試汝我也。子姑賴之。方伯曰唯唯。雖然窮甚矣。第暫假少許何害。遂取白金五十兩。而書券投其中。山頓合如故。後方伯官布政時。稽核庫帑。少白金五十兩。正詰責問。吏忽見畸角一紙券。上書某年月日。何某假天帑白金一錠。計重五十兩。以呈方伯。大驚。驗之。蓋即前所自書投山中者。因備述前事。自如數出金償庫中。一時聞者。莫不稱歎。觀此益信貨財有定。不可苟得也。相國字之菴。晚生子。告歸號西疇老人。

傅青主徵君軼事

山石傳青主徵君。山以書畫著名一時。而不肯輕為人作。嘗有執友某求畫。請之諄諄。意不可却。徵君謂畫雖末藝。然必須筆補造化。我每作畫。先擇其時。非遇良辰。不肯下筆。今重違君意。約以中秋夕為期。如是日天氣晴爽。風定月明。當準備紙筆。惟風是聽。其友第諾。待至其日。果晴爽如所言。友大喜。知徵君善飲。乃備有酒。迎與痛飲。自晡至暎。始罷席。徵君命侍者為研濃墨。駢兩几。鋪丈長玉版紙其上。又取鏡界尺鎮紙四角。謂俟月上東向。東燭為之作畫。少焉月出東山。光鑑毫髮。徵君樂甚。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鉢置旁。几屏退諸人。獨自命筆。反遙遙竊窺。但見徵君手舞足蹈。或踊或躍。其狀若狂。友大驚。徑趨至背後。以手力抱。

其腰。徵君狂叫歎曰。孺子敗吾清興。奈何。遂擲筆搓紙。竟作罷論。友見徵君髮髻鬚眉滿頭皆墨。竟體汗下如雨。以徵君酒醉不能強事丹青。急取水為之浣濯。遣人送歸。所畫廢紙上。惟濃墨一團。大如金日。以徵君手筆。不忍捐棄。姑摺疊度之架上。一夜天陰月黑。室內隱約放光。急往察之。見光出自廢紙。始悟徵君畫果通神。可惜敗興中輟。未竟厥事也。京師打鐘菴。摹修落成。僧慕徵君名。丐書菴額。以僧無行辭不許。僧稔某甲。與徵君善。啗以重金求為轉乞。甲知徵君為人。不敢遽達。又慮無以報僧。既思得一法。乃沽佳醞。招徵君飲。又預作五絕詩一首。將打鐘菴三字。嵌於詩中。乘徵君微醺。自握筆書此詩。屢書屢自拉棄之。徵君晚之而笑。甲曰。家有屏欲書此詩。刻其上。顧不善塗鴉。致貽君笑。時徵君已醉矣。曰。我為汝代筆如何。甲喜曰。本不敢相煩。果爾幸甚。徵君遽索紙縱筆為之一揮。較常尤勝。甲請曰。既蒙賜書。即求署款。以為蓬舍光。尤深欣感。徵君笑而許之。後甲剗此三字授僧。榜於門。徵君偶過菴前。訝額署已款。筆意確是。注視沈思良久。忽憶前為甲書屏中。有此三字。始悟為甲所賣。遂與絕交。徵君精醫。今所傳世者。僅婦科書。顧不徒精婦科也。有同鄉某客都中。忽然患頭痛。經多醫不效。聞太醫院某公為國手。斷人生死不爽。持造請診。視公按脉畢。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歸家料理後事。遲無及矣。某聞怏怏歸。寓急治任兼程。旋里會徵君。入都

遇諸途。問某歸意。以疾告。曰：太醫院某君。今國手也。盍請治之。某歎曰：僕此歸。正遵某公命也。乃具告所言。徵君駭曰：果爾奈何。試為汝脈之。按脈良久。嘆曰：某公真國手也。其言不謬。某固知徵君技不在某公。可泣然泣曰：誠如君言。某真無生望矣。然君久著和緩名。竟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徵君又沈思久之。謂曰：汝疾萬無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則不任功。不愈亦不任過。汝如法試之。何如。某大喜。求方徵君。命歸家。徧覓健少。所著舊羶笠十餘枚。煎濃湯。漉成膏。旦夕服之。當有效。萬一幸愈。可速至都中謁某公。當云何也。某謝諾而別。歸家如法治之。疾果度。尋至都中。見徵君喜慰異常。趨往謁某公。公見某至。瞿然曰：君猶無恙耶。某具以徵君所治之法告之。某嘆曰：傳君神醫。吾不及也。吾初於汝疾。係腦髓虧耗。按古方。唯生人腦可令。願萬不能致。則疾亦別無治法。今傳君以健少舊羶笠。多枚代之。真神手。吾不及也。若非傳君。汝白骨寒矣。謂非為鄙人所誤耶。然則醫雖小道。攻之不精。是直以人命為兒戲也。吾尚敢業此哉。公送某出。即乞休閉門謝客。絕口不談醫矣。

里蔡子曰：予幼時喜玩徵君婦科書。見前臚載軼事數則。今刻本已不載矣。猶憶載徵君所為艷詞者。有歡牀如天。歡身如雲。登天抱雲。歡墮儂身之句。嘆其不愧為才人吐屬。後覓得所著霜紅龕全集。閱之多不稱意。或謂徵君稿多散佚。其霜紅龕集。乃村傖湊綴。為是或然。

里子
歟。徵君書畫傳者甚少。予曾見方子箴方伯藏所書大草立幅筆意。在張顛米顛之間。洵可寶貴。而畫則未之見也。

曩在京城。與李子皆同遊琉璃廠。見青主墨畫牡丹立幅甚精妙。予皆以京錢二十購得之。方子箴識



里藥卷二

蘭茗館主著

陳太封公

山石陳翁相國文貞公祖也。家貧以舌耕為業。年至不惑。計累歲所積脩金。共四五十金。鎔小鋌十餘枚。每夜燈下。一一摩挲。聊以自娛。媪嘗戲而揶揄之。亦不以為侮也。村有族子某。困厄無以自存。素知翁所積。嘗伏窺之。欲祛篋竊取。而苦無間。一夜媪啟戶如廁。某乘間潛入。稔知積金固置褥下。急操手暗中摸索。翁睡固未熟。覺而擊其袂。就壚坑取火燭之。見是某大驚。仍息其燭。低聲問曰。汝何為者。奈何作此醜事。為宗族羞。某愧且慄。答曰。歲暮飢寒交迫。實逼處此。翁曰。汝休矣。遂取所積金盡付之。麾令速去。好為之。我不汝瑕疵也。某不遑叩謝。匆匆攜金徑去。翁乃大聲呼曰。有賊。媪聞急返。問如何。曰。適有賊入室。已驚竄矣。未知失物也未。命媪燭之。徧察。惟失積金。失色懊怨。翁謂得失有命。反慰藉之。時翁方苦無嗣。自後媪忽有娠。連舉數子。家亦漸裕。某自得金後。勤儉經營。居然小康。娶妻甚賢。某嘗向妻述前事。欲報翁德。苦未得當。會秋穀將登。某防盜穫。夜起偵伺。時月明如晝。見二人稱妣行阡陌間。意是盜瓜豆者。姑屏息覘之。但聞嚶嚶小語。一曰在此。一爭曰否否。吾審之最確。

畢竟在彼不在此。君如不信。試折枝插之。十日不枯。便驗真偽。一人曰。諾。又相將行數武。插枝而去。某知二人為形家者流。急跡其插枝處。固已新購之業。留心識之。果十日其枝不枯。大喜。商之妻。將謀葬親。妻尼之曰。吾儕小人。猝得吉壤。恐無德以堪之。君嘗言欲報翁德。聞翁所葬親地甚凶。將謀改葬。不如即以此穴相贈。我親附葬其旁足矣。某曰。汝言良是。但翁長厚。明言相贈。彼必不受。奈何。夫妻沈思久之。某忽躍起。拊妻背笑曰。得之矣。翁昔葬親。掘穴不深。我所目見。趁寅夜人靜。我兩人潛為遷葬。附親其旁。仍將舊穴填好。不使翁知。不亦可乎。妻曰善。遂如言部署訖。而翁果竟不知也。越歲相國生。以年少登科甲。躋顯秩。翁年期頗夙。饗異常。每春秋展祭。尚在舊穴。凡精形家術者。皆謂此地。子孫不當發言。又有為翁謀者。謂某之某地最吉。如改葬。莫善於此。翁亦甚欲之。以前事恐某介意。反報於啟齒。後另擇數處。皆云不吉。不得已。託人風意於某。某笑曰。若然。則小子已代翁改葬久矣。遂宛轉向來人告其巔末。使轉達翁。翁感激往謝。酬以重金不受。再延形家相之。僉謂封拜之地。乃伐石封墓。氣象益尊。不數年。相國入閣。果如形家言。

里蔡子曰。此金鐵杉太守為予言者。諺云。陰地不如心地。觀陳封翁之遇族子某。所謂陰德者非耶。若某者。亦可謂善於報德者矣。聞某親附葬其旁。至今子孫亦甚繁衍。且多殷富。在

翁與某。一則施德不望報。一則受德不忘報。兩賢相遇。皆足以風世。

劉封公

山東諸城劉封翁。素饒於財。值歲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封翁計擁厚資。饑民未必甘心坐視。而不發難者。遂決意毀家救荒。活人無算。後其子文正公統勳。孫文清公庸。相繼為宰相。曾孫文恭公鏞之。官至尚書。仕宦科第。至今不絕。僉謂為善之報。

里樂子曰。封翁決意毀家救荒。可謂卓識。向使封翁當日稍事慳吝。其家業亦未必能保。反得為富不仁之名。由是觀之。人不亦樂得為善乎哉。後直隸寶坻李氏翁。毀家救荒。大畧相同。子孫科第仕宦。亦一時稱盛。

程太封公

江西新建程太封翁。性耿介。躬耕。自食其力。娶太夫人某氏。并白親操。雍雍然有梁孟鮑桓之風。後家道日裕。夫妻力行善事。所製升斗。俱有複底。糴則加板一層。糶則去之。晚年盈貲累萬。兒孫繞膝。雙慶古稀。是日戚黨畢集。太夫人受賀畢。忽入房端坐。仰藥而逝。時方暑月。舉家悲泣。惶恐無措。以天熱不能備禮。草草殯殮。又慮被人口實。倉卒葬於田隴。後有形家過其地。見之嘆曰。此吉穴也。必熱葬易於得氣。子孫發祥乃速。且貴不可言。不數年間。其孫

晴峯先生喬采。早未進士。官至兩湖總督。懋宗先生林采。甲戌翰林。官至浙江巡撫。霽亭先生吳采。庚辰翰林。官至江蘇藩司。兼攝巡撫。其他曾孫科第仕宦。至今不絕。益服堪輿之言不謬。懋宗先生巡撫吾皖時。予館於署中。親為予言之。

里察子曰。予嘗謂天生吉壤。非福德兼隆者不能高。如葬不得法。即發祥也。亦不速。程太夫人伉儷甚敦。子孫賢孝。向使非變出意外。其家決不肯草草殯殮。倉卒葬於田隴。可見其仰藥時。正天之促其高。此吉穴。且使葬之如法也。吁。吉穴詎可妄求哉。

倪封公

吾皖望江倪封翁。為源舫方伯之父。次郊大令之祖也。嘗客金陵。有星者善觀氣色。決吉凶百不失一。相公之面。謂氣色暗晦。不出一月壽終。促早歸部署。遲則無及。翁聞之心甚怏怏。急買舟歸。過蕪湖。檝舟江游。薄暮登岸野眺。見一少婦抱嬰兒垂涕臨江。意欲投水。公問汝何人。欲尋短見。婦拭淚曰。妾生不辰。良人嗜博。昨賭敗。將鬻妾以償博徒。妾上難捨慈姑。下難拋幼子。展轉思維。不如一死。公問身價幾何。曰言定二十千矣。公曰。此亦細事。汝第抱子回家。我明早搗錢給汝夫。償債可也。婦猶豫不信。公指江為誓。並問姓名及里居甚詳。婦具告之。拭淚叩謝而去。公歸舟戒榜人勿遽解纜。天明懷數十金。訪至婦家。婦正盼望。見公至。

大喜。顧謂姑曰：此即江干所遇善人也。公急命其夫徧招博徒來為償其貲。且戒以後勿再與其夫同局。免致夫妻分離。僉諾諾。連聲稱歎而去。公又出銀三十兩付其夫。曰：此給汝聊為生計。汝好為之。一家數口。庶不致凍餒。汝婦賢孝。予愛而敬之。不揣冒昧。願寄為吾女。予歲常上下往來。過此必來。問訊有無。尚可相通也。一家聞之。環拜地下。叩公姓名。以便尸祝。公笑曰：久自知之。後公過蕪湖。必往探之。舉家奉公如神明。其夫已戒賭。善權子母。居然小阜矣。越歲公再如金陵。訪星者詰其言。何不驗。星者見之。驚曰：公陰隲紋滿面。不惟延壽。後福且不可量。問別後作何善事。公殊茫然。嘿思。豈即蕪湖救婦事乎。再十二年乃終。年已將八十矣。次郊大令為予總角交。嘗歷歷言之。最詳。

里蔡子曰：淮陰侯謂公小人也。為德不卒。觀倪封翁既為償博資。又給銀使為生計。然則為德能卒。斯真君子矣。越歲星者再見公。驚謂陰隲紋滿面。不惟延壽。後福且不可量。諺云：相隨心變。重其然乎。

李封公

吾皖合肥李玉泉封翁文安。道光戊戌進士。生平篤於天性。躬行君子也。官刑部。提牢時例。各囚每飯一勺。公散飯必期滿勺。生熟必親嘗之。又自捐米煎粥。以濟晚飯。後收到人犯獄。

中瘟疫易作。公懇切為文禱於神。因病俱起。又預製藥材以濟急。夏則捐頌蒲扇。每秋各司捐棉衣。公於每所更添棉被十二條。以備病犯發汗養病之用。種種善事。不可枚舉。公著愚荃啟帚二種。上卷貫垣紀事。下卷村居雜景。每事各紀七絕詩一首。予多採入詩話。而貫垣紀事一卷。不惟可備掌故而後之人踵而行之。功德真非淺鮮。所謂哀於勿喜好生之德。治於民心。封翁有焉。

里藥子曰。聞之蕭山湯敦甫相國云。凡事實是求是。即是為聖為賢。學問觀李封翁官提牢時。所為真可謂實事求是矣。由是推之。其平日居心行事可知。似續顯貴。方與未艾。其所由來者。不信而有徵乎。

葉封翁

吾邑葉封翁鳳奎。生性孝友。慷慨好施。母抱痼疾。手奉湯藥者五年如一日。弟客塞外。乃短衣匹馬出關覓之。手足把晤。歡喜過望。兄宦蜀無嗣。僅一女。卒後所遺宦囊頗充。一以付女。或謂宜少留作歸奩資。公謝曰。女為兄鍾愛。何忍較錙銖傷骨肉情耶。遇親友貧者。不吝推解。有商緩急者。必展轉稱貸。以應坐此負累。積千金篋券盈寸。人甘心負約。輒焚去。方壯年。以事泊鎮江。見鄰舟一少年。色慘變。手持碗飲泣。詰之。哭曰。家姑蘇。從親故丐數金。被盜路

絕只合仰藥死。公奪擲江中。招之同歸。為措資使還。生平好善。不倦多類。此今公之長子樹南。官湖北知縣。次毓桐。己未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次樹棠。即選教諭。次湛元。辛酉副舉人。次毓榮。己丑進士。官工部屯田司郎中。予昔游蜀。公視如子姪。予又與諸郎君交如兄弟。故得備聞。公懿行云爾。

里桑子曰。葉封翁存心忠厚。見人之急。不惜轉為稱貸以濟之。篋中借券恒滿。負約者甚多。亦不與較。以故寄居蜀中數十年。受累不少。予昔游蜀。翁日就談鄉前輩事。娓娓不倦。真不愧先正典型。此摘挺生吏部所撰翁行畧中數事。其居心待人。亦可概見矣。

黃勤敏公

乾隆某科當塗黃勤敏公。左田鉞入闈。坐某字第一號。薄暮見號門外。一女郎頻來窺覷。訝之以文場那得有女子至此。試危坐以覘其異。更柝初報。女來益數。似欲進號。而不敢者。公素有膽畧。迫而察之。果一女郎。亂頭粗服。而姿色妖麗。頗帶怒容。心知非人。因大聲叱問。何處妖魅。到此何事。女斂衽頻蹙。曰。妾抱沈寃。請命於帝。特來尋第幾號某生索命。尚書公請賜垂憫。毋阻妾路。幸甚。公念某生為同鄉社友。倘放女去。性命休矣。又以女稱己尚書公。膽益壯。遂謂女曰。某生係我故人。有何負汝。盍為我言之。女覩然曰。妾某氏。父佃生田。徵租嘗

至妾家。屢以游語挑妾。會生失偶。指天信誓。聘妾為繼室。決不相負。妾信為真。苟且從之。來
往年餘。屢促通媒。約但漫應之。妾既體孕。又力促之。生遂絕跡不來。且論婚某氏。置妾不齒。
無何。妾將分娩。父詰知其由。往告生。堅不肯承。父歸訶責。妾力疾自踵生門。將面詰之。生預
戒門者。拒勿為通。妾進退無歸。乃投繯死。女且泣且訴。並曰。人孰無情。似此薄情郎。誓必報
之。公曰。汝言固是。然寬宜解。不宜結。論生負心。不特汝卹恨。九原即聞者亦無不髮指。但係
我友。又不忍坐視不救。我今善善一調停之法。必使服汝心。汝肯從否。女曰。公試言之。曰。汝
與生以怨終。固以恩始。生固難宥。汝須念當初恩好。姑寬一線。當令生對汝書券。約定場後
負荆詣汝。父請罪。仍定翁塔。並請汝骨歸葬祖塋。冊為繼配。所娶某氏。生子先桃。為汝子。某
生倘貴。顯誥典。先當及汝。並請高行僧道。諷經超度。此似庶可。稍紓汝恨。汝意云何。女俯首
沈思良久。曰。妾當一遵公命。但未免微倖薄情郎矣。公乃呼生至。驟見女翼。公肘下駭欲死。公
先數其罪。次具道其調停之法。問生允否。生擊齒諾諾。連聲應曰。謹如公命。並向女叩首乞
恕。女麾令起。曰。君休矣。非遇黃公。妾與君一重公案。不知幾世方能了結也。場後公恐負女。
督生往農家訂翁塔。其餘一如所約。是科公與生俱捷。後公官大宗伯。某生官至河帥。女封
夫人。

里蔡子曰。某生薄情已甚。鬼之臨場索命。原是應得之罪。幸遇黃公為之調停。竟叨宥恕。鬼始終可為多情矣。或曰。某生福命好。所以能遇黃公。力為調停。雖鬼極厲。亦無如何。子曰。此究是某生微倖而免。向使不遇黃公。又將奈何。即遇黃公。而袖手不為調停。又將奈何。福命雖好。可恃乎哉。況福命有不能盡如者乎。某生文人薄倖。古今甚多。每屆臨場。無不獲報。少年聞此。亦當有以自警矣。

張叔未先生

嘉興張叔未先生廷濟。乾隆丙午秋。試僑居武林。故事。試期多有攜雜物。踵各寓求售者。某甲至張寓。賣貨去時。遺布帕一。內裹番鏹十餅。先生見為同寓某生拾去。默識不言。少選。某甲踉蹌來尋。意甚倉皇。詢之某生。怒唾其面。以為誣已。將糾眾縛而鞭之。先生急出排解。且謂甲曰。而物固吾所拾。業將去市物。而勿妄誣人也。以好言勸慰某生。勿與甲較。復自解囊。如數付甲。甲大喜感激。叩謝而去。先是甲父以株連逮繫。得番鏹廿餅。便重釋歸。甲稱貸戚友。僅得其半餘。俟售物以足其數。自計失鏹。父罪莫釋。則己不欲生。亦蓋將問諸水濱矣。乃是科先生發解。越六十年。道光丙午。其子慶谷。字穉村。亦登賢書。第一士林榮之。

里蔡子曰。叔未先生博學能文。儀徵相國。阮文達公。極所賞識。予弱冠游浙。猶及見之。時先

生年已逾七十。身頽而長。白髯垂胸。語言和婉。望而知為有道之士。即此一事。亦可知其胸次超拓。迥異恒流。夫以番鏹十餅。而得兩解元。似此便益。誰不願作。但苦臨時吝財難捨耳。或曰。造物弄人甚巧。安知是科非同寓生解首。暗中即坐此事。竟為先生奪去乎。予撫掌笑曰。信如君言。以天道斷之。固應如是。

姚孝廉

吾邑姚孝廉某。耿介醇正。誠篤不欺。某科秋試。苦無資斧。試期既迫。無所為計。忽夢父責其何不赴試。姚以無資對。父曰。上帝以汝為人不肖。今科應予一第。我三日內於東門外紫來橋下。賜汝元寶一枚。汝勿憚勞苦。連日昧爽。自往覓取。勿使旁人拾去也。汝須謹識勿忘。姚寤後。初以為妄。甫交曉。又夢父來責其違訓不孝。詞色甚怒。醒而異之。計姑往覓。即不得。何害。有根胥某甲。素善培克。家於東門苦熱。早起窺姚。連日經過其門。蹀躞傍徨。不解其故。試叩之。姚附耳。遂以夢告。且曰。今已二日矣。明晨尚須一往。知君無須此爻爻。故敢相告。得否不可知。但須秘之。勿貽外人笑。抑亦慮其攘奪也。堅囑再三而別。甲竊腹嗤其迂。遂以錫鎔元寶一枚。將送置橋下。給姚以供一笑。適有友來訪。梓藏匱中。友去。匆匆攜置橋下。詰旦。又瞰姚蹀躞然出東門去。須臾而返。喜容可掬。甲戲低聲迎問曰。今晨可得寶否。姚點首笑曰。得。

之矣。甲戲相賀。益腹噴之。因密遣人伺。姚歸作何部署。少選復命曰。姚不知何處。得一元寶。紫兌錢若干。半作家用。半作川資。定於明日買舟赴試矣。甲大駭。試啟匱視之。則錫寶依然尚在也。急詰紀綱。則曰。昨曾收某戶納糧。元寶一枚。置匱中。公未見也耶。甲瞪目頓足。叱曰。豎子誤我矣。奈何。蓋甲啟匱取贖鼎時。初不虞內有真鼎。而誤搗以去也。急往姚處細告其繇。且索返璧。姚讓之曰。我以公長者。故敢質言相告。今乃飾詞詐索。何無賴也。甲語塞。姚是科果領鄉薦。

里蔡子曰。姚孝廉。為平日人。祇取介醇。正誠篤。不欺八字。天固已嘗佑之矣。觀其對精吏。附耳密告所往。亦可見其坦率。乃某甲戲弄腐儒。方自喜其得計。不知己方戲弄人。而天即藉之以戲弄己乎。吾邑當承平極盛之時。凡精吏之居室。衣食務極奢華。享用過於王侯。揮擲阿堵物如泥沙。然不甚愛惜。將此等不甚愛惜之物。以濟寒峻。最為得當。吾尤笑某甲誤真為贖之後。公然往索返璧。朕蠢極矣。嗟乎。造化然相。正人騙罰。狡吏亦何巧哉。

某公分校

某公分校禮闈。夜閱一卷。文甚平庸。方將棄置。忽聞窗外誦云。大樓火。裸婦。躲狐裘。裹。秉燭。達旦。爾與我聲甚宏。朗怪之。復取前卷細玩。真無佳趣。又棄置之。窗外誦如前。三置三誦。異

而伏窗窺之。見一偉丈夫。赤面長髯。類世所塑漢壽亭侯。後隨女子徘徊月下。知此一卷。必有盛德事。爰加評語呈薦。並將所聞所見。婉達主司。主司夜閱其文。頗不愜意。而窗外亦聞有朗誦前語者。窺之果如某公言。遂拔殿一軍榜。後其人謁見房師。公謂吾之所以取君者。以德不以文。君究竟作何盛德事。其人答言無有。公因述所見聞。其人恍然。嘆曰是矣。先是計偕北上。舟泊村市。會市有大災甚烈。時已夜半。聞有人踉蹌上身。啟戶視之。見一赤體婦。蹲伏暗處。羞慄堪憐。乃脫狐裘。擲使遮裏。呼入船房避寒。婦人固少艾。問知其夫亦係孝廉。益敬而矜之。秉燭達旦。呼輿送歸。夫以跡涉可疑。頗相齟齬。且逼令夫歸。以試期既迫。匆匆解纜。後事不知如何。意者今科徵倖。其以是乎。言畢。坐間一同年生。崩角在地。感且泣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即夫是也。微君言疑團莫釋。今而後乃知世間真有狄梁公。而天道之果不爽也。公聞之。撫掌稱讚。謂非盛德君子焉。能若是。乃命兩生締交。歡逾骨月。後同年生旅里。喜迎婦歸。遂為夫婦如初。

里蔡子曰。其人與夫夫出自同門。又同時謁師。足見造物暗中聯絡之巧。何嘗憤憤。即味神所誦之語。質樸大似古繇詞。斷非凡人所可擬議。

道光乙未科。湖南鄉試某生。寫七律一首於卷上。曰。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潛被火焚傷。半
 生只為淫三女。七屈誰憐貼五場。始信紅顏為鬼域。愧從黑地結鴛鴦。而今敢告青雲士。休
 道殘花豔且香。聞此生在闈。得狂疾尋卒。又浙江丁巳。補行壬子乙卯兩科鄉試。一生入闈。
 在號壁題二絕句。擲筆大叫一聲而絕。詩曰。記否花陰立月時。倚欄偷賦定情詩。而今觀試
 秋風冷。露濕羅鞋君未知。黃土無情玉骨眠。可憐歡意杳秋煙。何須更織登科記。修到鴛鴦
 便是仙。此兩生事。皆劉小營司馬親見者。書以告予。少年子弟。當以為戒。
 里藥子曰。福州梁敬叔觀察。勸戒續錄。亦載前條。係湖南甲午科事。又後一條。林若衣大令
 云。浙江女鬼。係山陰張細娘。

吾鄉張生

吾鄉張生。鉅族也。少美風儀。才華豐蔚。甫成童。入邑庠。長老均以遠大期之。父為金匱縣令。
 生隨任讀書。下帖攻苦。自謂科名。可拾芥視之也。縣紳有某公者。典學時。以賕敗。令奉檄率
 弁後。籍沒其家。生亦偕往。紳有名園。擅花草竹木之盛。亭臺池館。接構極工。生乘間一游。正
 流覽間。瞥見及笄女郎。稱娛入山洞去。意其身藏珠寶。亟躡跡追之。既入洞。以袖拂女郎面。
 諦視之。蓋絕色也。心動迫與求合。女怒叱曰。汝何人也。我乃某紳之女。汝敢犯也耶。生冷笑。

曰。汝某紳女。豈不畏我張公子耶。汝父有罪。我知汝身藏珠寶。得失在我把握。汝敢不畏我耶。女益怒曰。吾聞罪人不孥經之訓也。縱父有罪。何預我事。即身藏珠寶。一弱女子能藏幾何。況身藏之物。法所不禁。汝又將奈何我耶。生恨其語不遜。勃然怒曰。汝謂我奈何。汝不得我。偏要奈何。汝看汝又奈何我也。迺叱衆役。褫去女裳衣。並緩內重私小結束。且褪及行纏。幾至不留一縷。見女胸乳葵發。肌白如玉。竟體所藏。纏臂金。及他珠寶。無算。生撫掌大笑。搜掠罄盡而去。女羞忿啜泣。遂投繯死。越歲秋試。生入闈。各藝起草甫畢。將秉燭繕真。忽聞窸窣聲。見一女子。窈窕入視之。即紳女也。大驚。攜卷踉蹌欲遁。女搖手。嫣然笑曰。輕薄兒。何其怯也。妾非禍君者。何適為生察其意不惡。心稍壯。叩其來意。女笑曰。君畏妾。豈以前事未能去懷耶。以前事論之。君固愛妾。非有他意。可惜妾命薄耳。妾不幸枉死命也。於君何尤。且稽君冥籍。前程遠大。感君愛妾私意。特來預告。今科必中魁選。惟首藝中權遣詞。尚未妥適。必如此修飾。方為完璧。生細思之。良然。果如女言。重加改訂。女並為斟酌數字。始稱盡美盡善。女笑曰。得之矣。二三場好自為之。但求無弊。便可高枕坦卧。靜聽捷音。妾去矣。歛然遽逝。生悵然神疑者久之。深感女意。又自悔前事孟浪。未免薄情太甚。然已無可如何矣。及揭曉。果中經魁。時生父已罷官家居。聞生聞中事。竊幸女不念舊惡。既得捷報。老懷愈增快慰。賀客

關門。樂不可支。獻歲即趣子束裝。計偕北上。以為指日。可作老封君矣。生去不數日。乃翁日晡假寐。胡床。倏見女子。披髮伸舌來前。怒容滿面。戟手指而詈之。曰。老賊尚在此。夢夢耶。汝子乘人之危。無禮於妾。致死非命。汝初既失義方之教。後又無悔禍之心。猶癡頑無恥。妄想作老封君耶。妾在閨中。非不能索汝子之命。然等閒措大。猶不足以大傷厥考心。必令其小有得意。使老賊快慰之餘。愈生奢望。然後妾乃得而甘心焉。則厥考之心傷矣。實告老賊。汝僅此子。妾稽其冥籍。秩居極品。壽錄期頤。妾請命於帝。已罰削殆盡許。妾於蘆溝橋旅次。報仇洩忿矣。汝尚夢夢。妄想作老封君耶。遽前批其頰曰。汝如不信。不日當有好音至矣。其父驚覺。知其不祥。亟遣使兼程追生歸。使至中途。見僮從已扶生柩南旋。果於蘆溝橋旅次。自經云。乃翁聞信。怨悔自搥。鬱鬱不樂。尋卒。其嗣以斬。

里蔡子曰。初女與生抵牾。其言理直氣壯。生稍有天良。即當引咎自責。謝過不遑。乃惡其不遜。窘辱不留餘地。反拊掌大笑。自鳴得意。是誠紈袴惡少之所為。豈復成讀書君子哉。致女飲恨枉死。其不能甘心於生也。審矣。乘人之危四字。誅心之論。訂生爰書。可謂鐵案。顧女欲報怨於生。先乃顯斥其父。良以生之輕薄。必其平日驕縱怙惡。有以釀成。父所謂初失義方之教。後無悔禍之心二語。又是老吏斷獄。以此歸咎。乃翁雖百喙。不能辭責女言。汝僅此子。

四字。最為刺心。且告以冥籍云云。更屬惡極。意謂汝子前程遠大。非尋常措大可比。姑令小有得意。以為明效。然後於乃翁妄存奢望時。下一辣手。使老懷快慰。樂不可支者。轉而傷心。怨懣鬱鬱不樂。以死且斬。其嗣報亦慘矣。觀女閨中結生之言。玩弄孺子。直如兒戲的是妙人。但不知蘆溝橋旅次。執仇泄忿時。又作何狀。想必另換一副面孔。不似前媽然含笑矣。惜張生一去。不能起於九原而問之也。此事予兒時即習聞之。晤我友張南耕大令先甲。詢之良然。大令與生同族。並言其令鄉薦時。年才十有八耳。

張玉常觀察

吾鄉張玉常觀察。曾聽大學士文端公曾孫少司空講廷瑒之孫也。未達時赴金陵秋試。舟次牛渚。見上流一女屍。赤體浮水面。觀察惻然。亟命榜人援置岸上。以紅氍毹裹之。又出錢市棺殯。瘞義山樹碣識之而去。是科房官某公。與典試官在閩。每夜閱卷畢就寢。甫交曉。即見一紅衣女子。立帳外。口誦且士林有氣節。而後朝廷有功名。二句。及閱觀察卷。開講。恰此二句首題。乃憲問取子。曰邦有道穀也。房官典試官俱稱異之。閱其文通幅。稱是意是名手。且係盛德君子。故一經呈薦。即拔冠多士。既揭曉。房官典試官。話及前夢。彼此相符。歎為奇事。及觀察謁見。俱以所夢詢之。觀察沈思良久。意是葬女一事。因具以告。始各恍然。

里梁子曰。以此等善事。所謂易如折枝。人人能為。乃守錢奴視若無觀。誠為可歎耳。張南畊大令言。先是有懷甯縣宿儒趙汝諧者。前科落第。以來歲有慶榜。決意不歸。僦居蘭若。下帷待試。除夕夢至佛殿。聞數人聚語。姑伏暗隙偵之。聞一人言。明秋江南鄉試。未審名數定否。一人答曰。定矣。曰十八魁何人也。曰第一名解元。桐城縣張曾臧。後歷數至十八名。其第九名。則係趙名。心竊喜之。又聞問曰。聞藝何人所擬。答曰。擬者係方望溪先生。及某某諸公。曰。頗識之否。曰。頗能識之。首藝題憲問。取子曰。邦有道。穀廼歷。將所擬十八魁文。一一朗誦畢。趙澄心定神。一一點識。忽聞寺中鐘鼓聲。覺見東方已白。詫為奇夢。亟披衣起。濡筆默書。第一名文却一字不復記憶。惟記得第九名一篇。姑錄藏行篋。以觀後驗。及入闈。果是此題。趙大喜。爰走筆錄。就時號門未開。不能交卷。偶至第幾號。見其人正繕首藝。以後二比有出無對。思索殊苦。趙覘卷面籍貫姓名。恰是桐城張某。又窺其文。前幅果即夢中所聞。第一名之作。以有所觸。後幅遂復記憶。因撫其人肩曰。公何思之苦耶。其人怒曰。我自苦思。干卿甚事。何相觸也。趙笑曰。公請息怒。此文小子彷彿識之。索筆一揮而就。張讀之愕然。曰。公何由知我心也。頃構思正復如是。但苦未就耳。趙附耳密以夢告。並戒勿泄。張亦竊喜。揭曉果然。兩人由是訂交。較他同年情誼倍覺親厚云。由此觀之。足徵科名自有定數。豈人力所能為。

耶。

余鏡湖太史

咸豐乙未秋。粵寇尚竊據金陵。暫借浙閩。舉行江南鄉試。婺源余鏡湖太史鑑時。為諸生寄居如皋。資斧無措。幾不能應試。賴各友贖助。始克束裝就道。將至浙省。停車河畔。待渡見前舟渡人甚多。半是赴試者。中流大風驟起。溜疾舟重。遂致覆溺。太史惻然。亟以手指車。大聲呼曰。我帶路資甚豐。有能援一人上岸者。酬白金百緡。瀕河居民多習泅水。時方收穫。農人貪財。咸綴業從田中趨至。爭脫衣下河。將所溺之人。盡拯置岸上。俱慶再生。衆向太史索酬。太史又笑指曰。我資具在車上。爾曹自取可也。衆展其襖被。惟銅錢十餘十文。又啟視箱中。則舊衣數襲。破書數本而已。衆索然失望。問曰。君資何在。曰。我資具在此。不汝欺也。曰。然則一人百金之說。何謂也。太史笑曰。我姑妄言之耳。爾曹如謂我食言。所拯諸人具在。生死惟君。既援之上岸。再推之下水。如何。衆譁然曰。君真也耶。天下祇有救命。那有戕命之理。太史笑曰。若然。爾曹即當行一善事。請不必再較錙銖矣。遂取錢十千給衆。曰。多矣。薄敬。聊以塞責。衆相視無可如何。瓜分其錢而去。是科太史登賢書第一名。此亦張南畝大令為予言者。里桑子曰。大令並言。太史素抱不羈之才。凡陞字見龍。幼舉武孝廉。其封翁正行。先生精越

人術。僑居如皋。四十餘年。為人治疾。遇貧窮者。不惟不責謝。且施藥餌。歷久不懈。即此陰德。不小。彼蒼能不默有以報之哉。觀太史倉猝應變。指車一呼。衆人雲集。似此急智。亦人所難及。况傾資分貲。毫無吝色。謂非豪傑之士乎。宜其升寃賢書。而簪毫詞館也。

甲乙偕試

甲與乙偕赴秋試。襆被同車。日暮失路。見前有茅屋數椽。因往叩門。聞內哭聲甚哀。久之。哭聲甫輟。一老婦手篝燈開門。問客胡為者。甲乙以失路借宿告。老婦曰。我家無男子。屋又湫溢。奈何。甲乙曰。懇但假容膝地。得免露宿。受惠不淺。他無求也。老婦曰。既不嫌褻。敢不如命。甲乙大喜。命僕解裝。同隨老婦入。展衾於地。將坐以待旦。乃問老婦姆家男女何往。頃聞哭聲。何哀之深也。老婦嘆曰。亡夫亡兒。俱為諸生。頗負微名。前歲大疫。不幸相繼而逝。今將服滿。孀姑孀婦。難以存活。況亡人去時。殯殮絀資。不無債負。不得已將兒婦改醮。昨甫有成。說姑婦難分。是以哀耳。甲乙聞之惻然。問身價幾何。曰。已說定白金四十兩。擇日入財兩交矣。曰。汝婦畢竟願守。願去。老婦泣曰。我婦素賢孝。如願去。不待服滿矣。今實偏處。此難再遷延。那得不悲。甲乙又問其父子姓名。知無虛妄。不勝嘆息。因附耳籌議。謂老婦曰。我二人欲汝婦賢孝。又憐汝姑婦難分。願贈白金四十兩。免汝婦改醮。何如。老婦聞言。檢社伏地泣謝。

曰若此恩同再造。結草莫報。甲乙急掖老婦起。啟篋出金。如數付訖。天明興辭而去。時七月
中旬。新秋殘暑。晴雨不時。一日晡後。暴雨如注。薄暮始霽。泥浮車艱於行。方躊躇間。月出東
山。皎若晶鏡。路旁有一小屋。門外二人徘徊。若有所待。見甲乙至。拱手前迎。曰兩先生辛苦
哉。如不嫌蝸居。敢請稅駕。甲乙就視。前一老者。蒼髯垂胸。年可五十許。後一少年。年約三十
以來。至與為禮。曰吾儕正苦栖止無所。荷長者高誼。挽留感甚。惟倉猝干擾。未免太率。老者
曰。二公休得嫌讓。蝸居狹陋。勿罪為幸。遂肅客入屋。止一楹。東西對設二榻。餘無長物。命僕
解裝宿西榻。請甲乙展被東榻。賓主席地。環坐。老者命少者出酒肴。列地上。笑曰。執炊無人。
暮夜不能舉火。有屈兩先生冷噉。殊愧人也。甲乙謝曰。天氣尚暖。冷噉何礙。彼此酬酢。談笑
甚歡。甲乙叩問主人姓名。笑而不答。少選月至中天。明河橫練。老者笑曰。良夜逢佳客。悶飲
殊屬乏趣。兩先生志切觀光。何妨各擬三藝。以消良夜。少者曰諾。爰出紙筆。拈四書題三強。
甲乙同作。甲乙構思頗苦。見老者少者走筆風馳。頃刻三藝各就。老者索付甲乙。曰我二人
遯跡荒郊。不談此調久矣。草草急就。敢斧求正。甲乙讀之。嘆為傑作。自愧不及。老者曰。夜將
闌矣。兩先生請少寐。以待明發。老夫亦倦。欲眠不能。久陪矣。言畢。與少者枕藉地上。倏已熟睡。
甲乙以行路勞乏。一偃仰。即入黑甜。無何僕醒。見己身與甲乙各卧厝樞上。大驚。亟呼甲乙。

起。互相駭愕。拂視前和書有姓名。蓋即老婦之夫。若子也。心知有異。喜夜作各藝。俱在分藏篋中。入闈果此三題。錄之。果同中式。春闈復聯。授成進士。甲乙不忘鬼德。又各餽老婦百金。並為其子婦。請旌於朝。以表賢孝焉。

里察子曰。鬼知報德。足徵杜回結草之言。不妄此定遠方。芷春茂才。為予言者。芷春並能歷舉其姓名。惜予不復記憶矣。

林雪妃

熊生瑞縹。字凡菴。姑蘇太湖廳人。性倜儻。容止甚都。讀書鄧尉山中。冬夜漏二下。霜月滿天。清輝皎潔。顧而樂之。徘徊忘寐。忽聞管絃聲。抑揚盈耳。若遠若近。信步跡之。數武見深林中。樓臺窈窕。氣象莊嚴。石獸當門。雙扉未闔。堂皇燈燭輝煌。人影憧憧。往來蹀躞。潛躡足次。且入內伏窺。竊窺一美人。宮裝上坐。年可三十許。右側坐一美人。齒亦相等。者淡黃綃衫。手彈箜篌。聯肩坐一美人。年二十以來。着蔥綠水雲之裾。兩腕約金玉條。脫手握玉笛。對坐一美人。衣絳綃幘。年可十七八。鬢邊貼翠鈿。輕拍牙版。徐疾中節。其餘滿堂姝麗。年皆二十上下。列坐傾聽。所衣各色不同。類皆輕綃軟縠。更無一人着羔狐者。竊怪時方苦寒。何不畏冷。少選曲終。上坐美人贊曰。南昌夫人古調。獨彈一洗箏。俗響我輩。何幸聞所未聞。黃衫美人

諫曰。三日不彈。手生荆棘。蒙賢妃諫贊。更覺可益。東坐一美人。着藕色五銖之衣者。笑曰。夫人曲終雅奏。毫髮無遺。惟羅夫人笛聲入。破稍滯半版。賴貴主靈心妙腕。巧為偷聲。不然。幾難合拍。意者心念。羊生神移手翌耶。上坐者笑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似此吹毛索癩。得勿令夫人齒冷。着蔥綠者。嘆曰。妾當日不過念羊生尚有仙骨。不惜以一粒金丹。度其出世。固無他事。一經慧業。文人。嘵嘵饒舌。遂不覺輕薄殆盡矣。西坐一衣青絹袿者。笑曰。姊姊與羊生一段姻緣。尚屬形跡可疑。尤可笑者。趙師雄小子。偶然醉寐夢中。便生妄想。若非翠羽喚醒。又要造出幾許黑白矣。東坐一衣紫羅襦者。笑曰。師雄僅託於夢。猶不敢公然唐突。惟有老逋無賴。判將一種清寒。骨老氣橫。秋硬呼。我輩作妻。不尤令人噴飯耶。滿堂大笑。上坐者曰。卿等亦不必過於惡蕪。我輩伏處山林。亦全賴好事文人。品題渲染。聊為林下生色。況神仙眷屬。自古儘多。因無足怪。但今夕快聆妙緒。閨閣情形。未免畢露。倘屬垣有耳。不又傳為談柄耶。乃命侍兒出閣戶。即有麗婢三五輩。持燭聯袂出。瞥見生驚呼有賊。內問何在。羣婢前推後挽。將生擁蹠堂下。上坐叱問。何處狂生。夤夜偷覷人家內柵。罪該萬死。復有何說。生車近羣美自賀。死得其所。因從容自陳邦族。叩稱實係誤犯罪。知不赦。但求賜死。着淡黃衫者。叱曰。既係秀才。定知守禮。論汝罪在不赦。姑念書生無知。賢妃愛才。汝如能擬庚子山詠畫。

屏風詩第一首稱妃旨。我輩當為緩頰。生不假思索。即次元韻。口占以應。曰。仙境四時春。梅花堪結鄰。顧影祇自賞。索笑豈無人。綠萼鏡中髻。紅英醉後脣。碧天霜月淨。輝映增精神。羣美同聲讚其敏捷。且謂子山此詩。即唐人五律之祖。和詩雅近。初唐足以贖罪。上坐者笑曰。始以君為風狂兒。不謂竟是風雅士。休怪孟浪。乃命生起賜坐。生三讓然後就位。上坐者曰。既遇嘉客。不可無酒。乃命設三席。獨坐生於東席。中西兩席。羣美環坐。生嘿數。共有十五人。偏添松明照耀如晝。頃刻水陸雜陳。凡龍肝麟脯。冰桃火棗之屬畢具。行酒侍兒。靡不佳妙。惟有酒皆冷。酒入口寒沁齒牙。而甘芳異常。下咽頓覺肺腑清爽。肢體舒泰。生量素宏。連飛十數觥。眾賞其豪。上坐者命各拈經史中。梅字流觴。禁用唐以後詩詞。屢犯令生受罰。又問古以梅為氏者誰先。或曰梅宛陵。或曰梅福。或曰梅筠生。謂殷大夫梅伯諫紂炮烙。死當以此為最先。眾謂稗官不足信。應倍罰。生爭見路史。眾謂杜撰。因滿引一大斗。促立飲。生不得已。一飲而罄。眾益豪之。約輪流把琖。接坐一女郎。着淡白綃衫。年可十五六。齒最穉。時已微醺。笑靨雙溫。目波剪水。色尤嬌豔。最後把琖。生故辭讓。久之接琖。陰拍其掌。女郎一笑。琖墮地。砰然有聲。四座大譁。謂應罰十爵。生避席曰。輒生辛叨寵遇。得預盛筵。不覺飲已逾量。倘再貪杯。必致失儀。敢辭。眾不許。上坐命再盡三爵。而後罷席。生如命飲訖。上坐者謂生曰。妾

自膺寶勅管領花魁。伏處山林久與塵世疎隔。不虞君忽涉玉趾。良非偶然。因指白衫女郎。謂是兒與君。固有因緣。今夕良辰。合當遣奉裳衣。君其無辭。生喜出非望。倉猝莫知所對。唯唯而已。尋命侍兒撤燭。送兩人歸寢。羣美亦各告退。侍兒導生至東院。一月洞門。門內白石嵌地。其平如掌。歷階而升。循廊左轉。有屋十餘椽。楹上榜暖香精舍四字。複室曲房。連行窸窣。室內圖書滿架。鼎彝羅列。絕無俗玩。而青廬中奩衾枕牀。宣皆新製。一似吐嗟。猝辦者几上燒樺燭。如臂壁懸。吳道子所畫嫦娥竊藥圖。兩傍懸楊少師行楷一聯云。綠水鴛鴦芙蓉池沼。青春鸚鵡楊柳樓臺。旁設楊妃榻。有圍屏十二幅。前十幅係邊鸞所畫梅花。末兩幅係花蕊夫人楷書。宋廣平梅花賦。時雖嚴冬。滿室盎然。有春氣。侍兒搜扉既去。生叩女郎姓名。自言妃雪林氏。小字皚菴。問上坐美人為誰。答為江妃采蘋。彈箜篌者。乃神仙尉之夫人。即嚴陵外姑也。倚笛者。萼綠華。拍板者。壽陽公主。其他一一稱述。生聽村鷄已鳴。因趣就寢。相將入幃。備極嫵婉。覺一種奇香。出自女郎肌膚。汗氣微帶酒醺。異常撲鼻。因問頃所飲酒。是何麴蘖。如此甘芳。妃雪笑曰。君真俗物。此酒乃采百花之精。以甘露醞釀而成。上者為沆精。次者為濯髓。頃所飲者。尚是次等。君若飲沆精。更不知顛倒何若也。生不禁稱謝。歎曰。安得一嘗沆精。願斯足矣。妃雪笑曰。君休妄想。沆精惟真仙可飲。俗人飲之。反傷臟腑。為害不淺。

生聞而大驚。固疑妃雪非人。為愛其美。又以其語言和婉。似非禍己者。遂亦不畏。因問卿所言。江妃諸人。去今千百餘年。何得尚在。曰。江妃本黃姑之妹。上帝念其平日無過。且素愛梅。謫滿後。乃命司掌梅花。若妾等則各有司。要皆歸其管領。以與君前世有緣。故蒙賜以速好。生笑曰。信如君言。是亦仙子無疑。小生幸近癖澤。樂而忘死。倘不及時。細意領畧。恐有日分離。悔之無及。遂捧其頰。而逐逐嗅之。妃雪低笑曰。狂生囉唆矣。晨起同往朝江妃。妃謂生曰。林妹妙齡慧質。妾所珍愛。今既遣侍君子。可在此小住。俟梅花盛開。當召客為賀。生頓首謝。生嘗閱室內藏書各帙。皆有牙簽編誌。謂甲乙書名。多目所未睹。內有百函。小篆署天地心三字。偶披覽之。皆備載古今梅花故實。並歷代詩詞歌賦。卷末以高青邱詩終。方循玩間。妃雪適至。問古人言。梅如鹽梅。標梅皆只言實。而不言花。以梅花入詩。始自何人。生曰。卿忘也耶。前小生所擬庾子山詩。即詠梅花之始。妃雪笑曰。卿休矣。子山以前。已有陸凱鮑照耶。生辨曰。不然。詠梅花。要以葩經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為始。所謂卉者。即花是也。妃雪笑曰。君如遇鴟政。又當受罰。如以卉為花。則栗花固未見嘉也。相與拊掌。生暇從妃雪遊。見屋之四圍。縱橫數里。盡是梅樹。不下數萬株。倍當繁密。每低徊其下。盼其速放。瞬近上元。開者漸多。各色繽紛。迷離炫目。直如萬頃晴霞。詰旦傳江妃命召客。妃雪晨起。濃粧戒生勿出。日晡

宣言客至。妃雪攜生登後一小樓。窗皆嵌以五色頗黎。生倚窗遙窺。則見美人數輩。從天而降。有騎龍者。有騎虎者。有騎鸞。鳳。鷄。鶴者。所乘奇禽異獸。類多不識。末一人騎五色蝴蝶。翅如車輪。栩栩可愛。其衣裳釵舄。迥與世別。妃雪密告生以羣仙之名。騎龍者上元夫人。騎虎者吳綵鸞。騎蝶者羅浮君。其餘董雙成。范成君。許飛瓊。紀離容。李慶孫。郭密香。段安香。婉凌華。石公子。王子登。杜蘭香。麻姑毛女。嫦娥織女。女几。弄玉。碧霞君。雲和夫人等。不可勝記。江妃率衆相迎。上元夫人問林婢何匿不出見客。豈貪戀新郎。寸刻不捨耶。生聞之急推妃雪出。羅浮君見之。攜手先言曰。林妹出落風流。天然可愛。腹中已有俗種。猶靦腆喬粧。處子何為。妃雪面發赤。一一稽首。問訊上元夫人。謂今夕元夜。我輩當趁良宵嘉會。為林婢添粧。上鬟僉應曰。諾。江妃肅客升堂。肆筵設席。八音迭奏。王客盡歡。薄暮江妃命樹間悉懸燈燭。作卜夜之遊。俄而皓月漸升。羣仙度扇。遊戲花間。月影燈輝。花光人面。互相照映。愈覺精神。未幾。蟾魄西斜。羣仙始各興辭。翩翹花杪。緩緩凌空而去。妃雪招生下樓。生視羣仙已為上鬟。較前更增媚媚。妃雪臚列羣仙所賜木難。火齊。琅玕。珊瑚等物。皆世罕有。亡何落英。蓋地。密葉成陰。生撫時感物。凄然有故鄉之思。妃雪已知謂之君欲歸乎。生曰。誠如卿言。故土可懷。新人難捨。奈何。妃雪嘆曰。人生悲歡離合。自有定數。如不令秋扇見捐。又何愁波鏡不合。正

無須作兒女子以態也。越日即白江妃為生祖餞羣美畢集。江妃自倚玉笛命妃雪歌梅花落曲。以送生行。妃雪低鬟斂容曼音歌曰。昨日梅花開。今日梅花落。明知花落時。何不早行樂。樂樂送君。懶勸白玉杓。初闌甫畢。舉座相視皆有離別可憐之色。又命再歌後闕。妃雪以綃帕拭目。敘社再歌曰。今日梅花落。後日梅花開。花開厭孤賞。盼君早歸來。來來來待君。滿飲黃金杯。歌畢。眾皆稱妙。謂後會有期。此歌定徵佳讖。足以破涕為笑。生起作別。江妃賜明珠四雙。南昌夫人以次各有所餽。妃雪又取前羣仙所賜。並自脫金釵珠珥等物。以錦帕裹好。納生懷內。招元鶴一隻。與生並坐。自送生行。囑閉目勿視。但聞鶴起空中。耳畔風聲習習。約一炊許。妃雪呼曰止。生啟目視之。人鶴俱杳。身立郊外。距家門不過數武。急趨至家。妻見之悲喜交集。先是生夜出。逾日不歸。館主人疑其歸家。既而妻使人招生。始共詫異。妻鍾氏美而賢。檢生衣物俱在。又以生好為狹邪遊。疑有所昵。姑置之。至是生具述所遇。屈指流連將兩月。共猜遇仙。因繡江妃及羣仙像祀之。生乃出所贖各物。揀鬻數事。已得貲鉅萬。營田宅。蓄僕婢。居然大家。惟念妃雪不置。託故仍如舊館。潛訪其處。青山白雲。茫無所有。惟老梅萬本。接葉交柯。無數野鳥。迴翔嘲啞於其間而已。歎息涕零而返。越歲生方家居。忽有道士欵關來訪。自稱萇陸山人。懷中綑一嬰兒。解以授生。附書一緘。生折讀之云。自阻光塵。曠

輪寒燠計故人之無恙。思君子兮弗諉。非無縮地之方。尅期可至。惜少回天之力。奪命為難。誠以聚散靡常。悲歡難一。遲速固有定數。毫忽不可強求。果其白首有心。彼此靜以待之。未必無合并時也。茲以正月初吉。一索得男。故晚上仙寄遠。嗣體是兒。福想速過。乃父懸知。夫人賢淑。腓字覆翼。實嘉賴之。嗟乎。碧雲千里。皎日一心。倚竹有懷。飛蓬莫沐。誰能遣此花濃蝶聚之天。無可奈何。月落烏啼之夜。伏惟保護動履。斂攝閒情。倘蒙念舊。殷拳則玩兒服掌。見子即如見其母可也。林氏妃雪箋上。並頌。夫人奩祉。生閱書大慟。歎留道士。自抱子入內付妻。妻方苦不育。得子大喜。名曰毓仙。生出謝道士。並求偕訪妃雪所在。道士不肯。堅求不已。生階前故有紅梅一株。道士袖出一玉杯授生。囑曰。挹杯水澆之。俟紅梅變白。自可與意中人相見。生再拜受杯。酬以黃金。不受而去。生果如言。日澆杯水。祝其速變。至七八年。紅色漸殺。十年花開。全成白色。粉搗玉琢。一片晶瑩。生顧而狂喜。時對花躑躅。以盼好音。一夜明月。方中獨立。花陰正有所思。忽有人拊其背曰。故人別來無恙。良夜迢迢。得毋岑寂否。生驚視之。乃是妃雪。大喜。攜手至齋中。備訴相思之苦。妃雪笑曰。君不言。妾已知之。江妃感繡像之祀。喜君志誠。又恐始終不能如一。故命道人授玉杯以試之。果蒙用情之專。歷久不懈。不似尋常輕薄兒。始命妾來。從此可常聚首矣。翌日。生挈妃雪朝妻。妻疑為仙。齒序姊妹時。子

已十歲聰慧絕倫。自塾中喚歸拜母。妃雪笑撫其頂曰。兒有母覆育。忘所自出矣。妃雪和婉
嫻靜。生妻亦愛好之。不與爭夕。而妃雪則每勸生就妻寢。其平居與人無異。惟偶食瓜果。絕
不嘗煙火物。臨下謀而且惠。每遇失物。輒知盜自何人。藏于何處。即使其人自行獻出。並戒
生勿苛責。人以此奉如神明。敬且畏之。生嘗問。崑崙山人。知為羊真人。權因問真人至。今尚
與羅夫人相聚。不曰仙人眷屬。與人世伉儷不同。大抵仙人相交。以神不以跡。相接以氣不
以形。交以神者。千里不啻一室。即或有時相聚。則以氣相接。而兩情融洽。真極細縕化醇之
樂。不比人世。必琴瑟而後謂靜好。牀第而後謂恩愛也。生聞之恍然頓悟。因求授神交氣接
之方。妃雪笑曰。汝根基淺薄。何遽欲作神仙功課耶。生問神仙功課。當從何作起。曰。當從善
事作起。凡人能行百善者。可登上壽。能行千善者。可作鬼仙。能行萬善者。可作地仙。如能行
十萬善者。則可身超三界。而為大羅天仙矣。君其勉之。生極為首肯。自是力行善事。時毓仙
十七歲。已入翰林弱冠。典學楚南。奉勅迎養。生方求學道。不樂遠行。遂與妃雪留家。惟鍾夫
人一人前往。妃雪寄金刀二柄。付毓仙藏之。以備不虞。後果遇盜。見空中有金甲神擁護。盜
不敢犯。又嘗過洞庭。大風掀天。覆舟甚多。金刀忽躍出匣。化二金龍。夾舟泊岸。刀仍自還匣
中。毓仙知母仙人。焚香遙拜。而珍藏之。生幼好學。著作甚富。垂老孜孜不倦。彙集全稿。將謀

付梓。妃雪取而火之。笑謂生曰。君一生徒務虛名。不知名為造物所最忌。古今享大名者。境多蹇塞。不如藏拙。為子孫造福。生以畢生心血。一旦焚棄。殊甚懊惜而已。無可如何。只合付之一笑。從此專心致志。與妃雪講求元理。初教以按摩吐納之術。久之漸能辟穀。年過八十。面貌居然少年。妃雪將七十。望之猶如處子。時毓仙長子鼎年十八。已入詞館。次子彝年十七。亦登賢書。毓仙皆遣回事親。妃雪大喜。自為擇婦。皆稱嘉耦。踰年各舉一子。祖父母出與孫兒婦齒相若。不知者。多以為昆季宛若焉。妃雪笑謂生曰。古云。人老成精。若我輩久恩世間。雖不成精。亦難免人竊議。不如撒手為高。生亦為然。乃作遺訓付二孫。夫婦衣冠端坐。含笑泣。毓仙已晉卿貳京邸。聞訃星夜奔喪歸葬。昇棺輕若無物。人多以為尸解。齋前白梅。自後花開並蒂。家每有喜慶事。結實愈多。子孫至今猶以之占休咎焉。

里蔡子曰。神仙未有多情者。觀江妃之試熊生。以其用情之專。乃許永諧。遂好。足見神仙眷屬。不能忘情。必謂七情俱絕。始可入道。吾不信也。至妃雪教生求仙之方。惟在力行善事。然則求仙。並非甚難。特患人不肯行善事耳。何物熊生。得此奇遇。朱顏不老。含笑同歸。來去分明。得勿令劉阮羨殺耶。

予客灤州。冬夜與陳果堂參軍。葛少義司馬。倪次郊刺史。圍爐淪茗。各述先德。果堂言其祖煥文公諱章。少而讀律。每在幕府辦公。惟謹其祖母。沈太君內助行善。御下慈愛。賦獲有過。亦不肯以疾言。以色相加。老年奉佛茹素。子孫進甘旨悉却之。但偶食螺螄數枚而已。鄰有某甲走無常。嘗至陰司。見有房屋一所。金碧煇耀。內設龍頭几杖。各物陳設精潔。門上橫額四字。甲故不識一丁。不知云何。惟見額四旁。栖螺螄數枚。蠕蠕然動。亦不喻其何意。忽一人來。甲試叩之。其人答曰。此陳十八太娘之第也。君未知耶。十八者其祖行。太娘者其土稱也。後為沈太君述之。為之悚然。遂不復食螺。又言其外太父清苑孫翁。少遭伯奇之厄。卒能以至誠感化。後出而讀律。每閱爰書。細意平反。嘗夜禱告鬼神。倘有冤屈。乞於夢中相示。要葉孺人相助行善。惟恐不及。夫妻矜惜貧苦。老而逾篤。至今子孫科第相承。勿替人以為天之報。施善人為不爽也。少莪言其祖母吳太君。好行善事。愈老愈篤。丐者求食。必熱而給之。或叩其故。曰。殘羹冷食。最易傷人。況若曹飢飽。不時腸胃疲敗。若滯以冷物。必速其病。是非行善。適所以害之也。聞者稱嘆。是可為給食丐人之法。次郊言其本生祖母某太夫人。性慈善。平生矜孤恤寡。敬老憐貧。無微不至。冬月遇窮媪寒冷。輒解身所著棉襖袴予之。己則恒自忍凍。雖子孫不告之。此所謂陰德耳。嗚也。是與予曾祖妣殷太君絕相類。初曾祖父石村公由

拔貢中順天南元大挑知縣。改就教職。官高郵州。學正。嘉惠士林。州人至今稱頌。考終任所。官索蕭條。時先王父問。鳧公尚未成童。曾祖妣殷太君。扶櫬攜孤歸里。親自課讀。日僅薄飽。充飢而已。以家道零落。并白躬操。並於荒山自鋤地開墾。荷篠負錡。不憚勞苦。性極慈善。遇貧苦必設法賑濟。雖忍飢耐凍而不辭也。既先王父捷秋闈報至。適殷太君在園種菜。就問居止。太君笑而指示之。或謂此即太夫人也。報人相顧詫嘆。自是日用差給。太君冬月皮衣。恒質以濟人。先王父為之贖取。一至春暖。又付典庫矣。平居訓先王父居官為入之道。壹以廉正。慈愛為本。故先王父官楚南。歷宰安仁。安福。會同等縣。不名一錢。見背後幾不能歸櫬。同時邑中多顯宦。歸時類獲重貲。不幾何。而後嗣凌夷。華屋為墟。良田易主矣。而吾家寒素。固如故也。殷太君歿。先祖妣程太君。踵其遺法。類若畫一。至本生先妣史太恭人。生性慈和。最喜隱惡揚善。平居自奉儉約。家大人好客。客至烹飪。必躬親之。膾炙豐腴不少。各書村嫗為先妣執炊。間竊米鹽等物。或以告先妣。先妣置若罔聞。問之則曰。此細事。我所失有限。若曹得少沾潤。不無小補。一經道破。縱不致變生事外。倘他人聞之。相戒勿納。是絕其給役之路。彼將何以自存耶。鄉黨賢之。至今猶稱道弗衰。昨于歸自京師。家大人訓之云。族中有扶鸞者。先妣與先伯母陳太君降壇。謂同膺上帝。勅封先妣為東隅老人。先伯母為西隅老人。同

在北海鎮守海怪三年無過例當遷擢今三年矣。又未知量移何若也。惟予小子不肖因循苟且不自奮勵少遂顯揚增光泉壤以慰在天之靈。清夜自思能勿愧乎。能勿勉乎。

吳真人

吾邑明季有吳某者。性至孝。曾兩刲左右臂療父母疾。家貧。販魚為業。父母所欲必竭力奉之。甘旨無或缺。他日販魚歸。見道左一兀丐。兩足自膝以下踝以上。腐爛無完膚。膿血狼籍。臭不可聞。行路者掩鼻而過。吳獨顧而嘆息。心竊憐之。兀丐叱曰。汝何為者。顧合足而嘆。得勿憎厭我耶。吳謝曰。否否。吾嘆子之足創甚。而憐其不良於行。恨無術可以療之。何憎厭之。與有丐笑曰。如此甚善。爾或患此數十年。經多醫無少效。僉謂必得一義士跪而舐之。惠當已。汝果惠而憐我。能如是乎。姑一試之可乎。吳曰。此惠而不費。果能已子之患。快莫大焉。有何不可。丐遽伸兩足。顧謂吳曰。來來。請嘗試之。吳面無難色。果伏地次第跪舐。但覺芳香撲鼻。不聞其臭。舐訖。痂落盈掬。膚柔潤如切。舐光可鑑。影心竊稱異。丐嘆曰。汝真義士也。實告汝。我非他。乃拐仙也。夙耳汝好義。今果然真仙材也。汝能從我遊乎。吳叩首謝曰。仙師不棄。幸甚。徒以有親在。養事需人。不敢奉教。丐贊曰。汝根器甚深。上帝鑒汝孝。思久已名。注仙籍。我姑授以大道。汝歸而時習之。至時再來度汝出世。汝掬中。加慎勿輕棄。一如可活萬魚。

多者汝自食之。可以卻病延年。勝尋常丹藥萬萬也。吳自詒創後心地光明。頓增智慧。跪受仙教。入耳即悟。歸家試取片茹置魚籃中。枯魚無數。盡活。味且鮮美。自是價倍他販。不數年居然小阜。乃買田潤屋。娶妻生子。親歿殯葬成禮。廬墓三年。為子授室。即以家事付之。絕不遇問。每遇旱澇。迫於鄉人之請。禱晴祈雨。輒有驗。鄉人多受其福。羣以真人呼之。邑有某公子者。素好客。吳嘗出入其門。與之遊戲。座上有崔道士。江西人。國天師府法官也。少業儒嗜酒。父戒之不悛。杖之怒。逃至龍虎山。既為法官。頗得天師寵任。父歿家人赴聞。怒不奔喪。天師惡而擯逐之。崔挾術遊江湖。聞公子名。踵門求見。公子試其術大喜。待以殊禮。邑城東有河。每春水新漲。激澗滿岸。公子偶以有事過河。欲渡無舟。崔呼片席成舫。登之。條達彼岸。歸時又臨流覓舟。吳笑曰。舟不如騎戲。拾拳石呼之。果成駿馬。鞍韉具備。三人並跨。踏波如履地。平。達岸衣履不濡。視所坐騎。依然拳石也。吾邑春日。兒童爭放紙鳶。公子顧而樂之。崔戲摘柳葉吹之。幻一大鵬。盤旋霄漢。吳戲吹繫馬石。幻成一龍。鱗甲燦爛。天矯天際。見者皆驚。為真龍也。公子有別業。在龍眠山。秋日招吳與崔小酌。請各試其術。崔謂龍顛倒四時。拂袖一揮。果見滿山紅葉。變成桃李矣。吳笑謂崔曰。汝顛倒四時。益觀我瞬息千里乎。以公子嘗誇西湖。亦拂袖一揮。果見六橋三竺諸勝景。歷歷在目。崔笑謂吳曰。君能瞬息千里。而謂我

不能乎。時京師某皇親有花園。名甲海內。公子幼曾從父遊覽。嘗稱道不置。崔謂在此小飲。殊悶悶。請一訪某皇親花園何如。公子曰甚善。崔擊公子。祛試一舉足。果即至其園。園中景物。與曩時所見無異。公子不勝詫譔。吳笑曰。是何足道。公子倘一遊瑤池。更不知傾倒何若也。公子喜曰。瑤池亦有術可至乎。吳曰。可。迺袖出布帕。方五尺許。挈公子與崔立其上。叱曰。起。起。帕果凌空而升。頃刻身登天界。但見仙山樓閣。金碧交目。其中琪花瑤草。千態萬狀。蟠桃多樹。時方着花。五色迷離。其大如瓊。芳氣沁骨。一空凡艷。既至一亭。上榜俯視一切四字。試側身下視。五岳如粒。滄海盈勺。眼界陡擴。胸襟洞開。亭中几榻皆設錦綉繡褥。吳拉公子少坐。覺柔輦異常。竟體爽適。吳笑曰。枯坐究屬少趣。臣敢請阿母賞給清醪。派遣仙姬為勸。一觴可乎。公子笑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吳下坐。向內稽首者三。口中喃喃不知云何。少選。仙童數輩。果贖酒肴而至。麟脯龍肝。冰梨火棗之屬。羅列滿案。吳率公子再拜稽首。遂謝阿母。然後就坐。王母尋命侍兒。范成君。婉凌華。許飛瓊。董雙成。四仙姬前來勸觴。各起為禮畢。饒籌交錯。酬獻甚懽。酒酣。吳避席。拜手前致詞曰。臣等猥叨阿母賜醪。榮幸已屬溢分。又蒙命仙姬勸觴。尤為曠典。惟久慕仙姬等雅擅音樂。敢請一奏天籟。俾洗俗耳。傳之下界。允稱佳話。區區之忱。未審見許否也。諸仙姬俱笑而首肯。須臾五靈之石。八琅之瑛。湘陰之磬。雲

和之笙。絲竹鏗將。泠泠盈耳。范成君敘容正襟倡歌曰。二曜左行。蒼蒼右些。左之右之人。增壽些。婉凌華整。襲彈袂。繼歌曰。醯雞其展翼兮。黍民其交睫兮。戴禱其禪相兮。蚩蚩其一蟲兮。許飛瓊慨然太息。而續歌曰。噫嘻夏何為。而必暄兮。噫嘻冬何為。而必寒兮。噫嘻四時何為。而必代謝兮。噫噫造化何為。而必拘拘不化兮。董雙成掩口含睇。而卒歌曰。雲油油而果車耶。風飄飄而果馬耶。真耶假耶。無可無不可耶。歌畢。四座稱善。吳率公子等再拜興辭。仍登帕凌空冉冉而下。公子拭目而視。不禁駭詫。去時秋杪。歸已暮春。樹木杈枒。一瞬綠陰成幄矣。始知天上片刻。人間半載已逾。公子俗念頓空。知吳異人。堅請願從學道。吳謂公子是富貴中人。執不可。崔以吳技出。已右銜之。嘗以足戲蹴。吳腹隱痛下墜。吳知崔將以術殺己。閉門內視。七日腹中下一鍊砧。重十餘斤。惡之後。與崔遇。以掌拍其背曰。君何惡作劇。然鍊砧之惠。不可不報也。崔心痛甚。知吳報己急辭。公子歸家。亦將閉門鍊氣。以拔除之計。過四十九日。當無患。卅月後。吳使人探諸其家。崔子遵父命。拒不使見。其人給之曰。汝何愚也。我知汝父閉門鍊氣。今已月餘矣。焉有人經月餘。勺水不嚙。而猶能存活者乎。其子以為然。試往覘之。甫一推門。見崔跌坐榻上。背有五小虎。口各啣銅釘。而力拔之。釘約長五寸許。拔出過半。見生人至。虎遁。而釘仍入內。崔厲聲長嘆。而氣遽絕。吳年至八十。腰腳健於少年。一日有

元丐來訪。與話良久。丐去。吳命子為治喪。具命畢。端坐無疾而逝。或謂拐仙來度出世。後昇棺。輕若無物。蓋尸解云。

里蔡子曰。大羅天原無無父之國。吳之孝思。早蒙上帝鑒察。名注仙籍。宜矣。若崔者。初逆父教。繼不奔喪。欲以術殺吳。卒為吳所殺。是殆亦天假吳手。以誅不孝者乎。吳之奇跡甚多。鄉婦孺類能道之。予所聞者如此。並聞吳歿期年。有鄉人遊嵩山。見吳與一道士。藉地飲酒。鄉人愕然。問曰。久聞君已仙去。顧尚恩跡風塵耶。吳笑謝曰。仙去則吾豈敢好事者為之也。其人歸。急訪諸其家。告以所見。始知尸解之說不謬。

吳解元子

江浦吳解元家。楫有女年十八。于歸有日。忽下體腫痛。卧不能興。翌晨自以手捫之。儼然變為偉男也。庸通和尚飛錫滬濱。曾親見之。時年已及壯。且娶妻生子多年矣。並言其兩耳尚有釧孔。兩足以纖瘦。不能納履。終年。但着吉莫鞞中。實以絮大。不過五寸許耳。予聞而異之。謂非作大善事。不能致此。後聞解元家。固臨江行人來往。恒苦無渡。乃倡捐於兩岸。各製舟楫。創設義渡。永占利涉。萬口交頌。時解元齒已垂老。殊苦無子。一旦化雌為雄。足見天報善人為不爽也。

潘氏祖

蘇州吳縣潘氏。其先累世鉅富。虔奉大士。樂善不倦。凡求攸助者。皆能曲如其願。日設米穀於門。使紀綱司之。以餉丐者。如是者有年矣。一日晨興。忽有老嫗攜筐來乞米。予之升。請益者再。而意猶未足。紀綱以其無厭訶之。聲聞於內。主人出詢知其故。問嫗所欲。曰欲得穀一石。諾之。令呼人來擔。嫗大喜稱謝。置筐而去。待至日暮。不見人來。視所留之筐內。給穀三升。已粒粒變成珍珠矣。始悟嫗為大士化身。試其誠心。為善否也。厥後科第蟬聯。至文恭公世。恩以大魁為首。輔子孫至今顯貴。予南遊聞吳人言之甚詳。